民國叢書

第二編

·57·

語言·文字類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著

修辭學通詮　王易著

實用國文修辭學　金兆梓著

上海書店

修辭學通詮

王　易著

序

文辭之事，亦難言哉！昔劉氏彥和歷議魏典，陳書，應論，陸賦，流別，翰林之屬，而自爲雕龍一書，信足以彌綸羣言，折衷同異；後世治文辭者，羣奉守若衡鏡矣。余髫齡受學，先大夫使誦此編，惟驚其辭采煥郁，藻績陸離，而莫識其條貫鑒識之所在。及長，從事學校，共諸生講肄詩古文辭，詮議評騭之際，小有所得，問取質焉；然後深歎其閎博徵眇，極修辭之能事，覺曩之誦習，若望遠山，瞻雲氣，而未億其寶藏之豐也。自古文章作者，奚啻千百，各競所長，均以垂聲，而劉氏獨以論文著。豈非以專門之業，規矩予人，而沾溉後學於無窮耶？輓近世變孔殷，士耽躁進，營目前之務者無論已。其究心文學者，又苦日力不給，若涉淵海，漫無津涯，植本未堅，雖橫劉氏書於前，無濟也。重以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桀黠者方乞異域之祭餘以驕於國人，舉先士茂製橫加排詆以張其新幟，一若中邦謭僿，絕無可自存之隙者，而汲古之士，則瞿然驚爲洪流之氾濫，思堙以

彈辯而終歸徒勞，遂使後進徘徊馳逐，蕩而不反，卒至冠壯操觚，尙不能自達其意，而浮囂漫衍之辭氣，則童習之而泄諸楮墨焉。嗚呼，文敝乃至於此！夫文，公器也，其能經緯人倫敷暢情志、垂諸不朽者，要必有其所以自立之基，至於短長惟性，用舍隨宜，初曷嘗强人以兼長並騖乎？苟於時代則居今以議古，於識斷則是己以非人，於主義則持此以毀彼，此在能文才士或可偶發，而非足以爲天下之公言！蓋爲文者無害畸能，而論文者必不可執一，此劉氏之所以獨遠也。往余執教章門，嘗就文章內容外形，緬索其理致情態，參以近代科學條理，得修辭學講稾一卷，立義粗疏，引例復闕。邇於大學講授茲科，爰略取初定條理，洗伐更張，嚴明界義，廣羅例證，成修辭學通詮一書，取法似新而抉別深微，引就淺顯，實無倍於彥和之旨。至推本原理，疏陳現象，不雜主觀，足令近日言文者偏激之爭渙然冰釋，或於學者讀書立言不無小補歟！

民國十九年元月南昌王易識於中央大學之北極齋

修辭學通詮目次

（乙）化成法

（1）擬人法

（2）現實法

（3）頓呼法

（4）誇張法

（丙）布置法

（1）對偶法

（2）漸層法

（3）複疊法

（4）照應法

（5）轉折法

（6）倒裝法

（甲）雄健
（乙）富麗
（丙）詭曲
（丁）正直
（戊）沈鬱
（己）雋逸
（庚）清新
（辛）平淡

（二）作家之興會

（甲）樂觀
（乙）悲觀
（丙）憤激

修辭學通詮

南昌王　易曉湘述

前論　緒論

第一章　述原

人類之有言語，蓋與生俱來矣。呱呱之初，意識蒙昧，體腹不適，啼以表之，言雖未成，聲則起焉。及晬而意識漸興，發聲之器官亦稍備，於是極簡之語以生。三歲而後，意識發展，聲音亦隨而複雜。迄於成人，意愈明察，而聲愈完備，遂成爲種種言語。此一定之程序也。

雖然，言豈易事哉？有瘖啞者焉，有口吃者焉，器官缺憾，意識亦因以不周。有出言無章者焉，有聽之欲臥者焉，則非器官之患，而意識之病也。若其善敷陳，工辭令，明白曉暢，春雅從容，固爲勝矣。更進而運鋒銛之舌，擅懸河之口，使四座風生，萬人雨泣，始

可謂極言語之能事。然則自不能言以至善言，其間程度之優絀，蓋難書以有數之階級。此其中固多限於天然之才質，而訓練修養之高下究其主因。此辯才之所以可貴，而言語之道所以不可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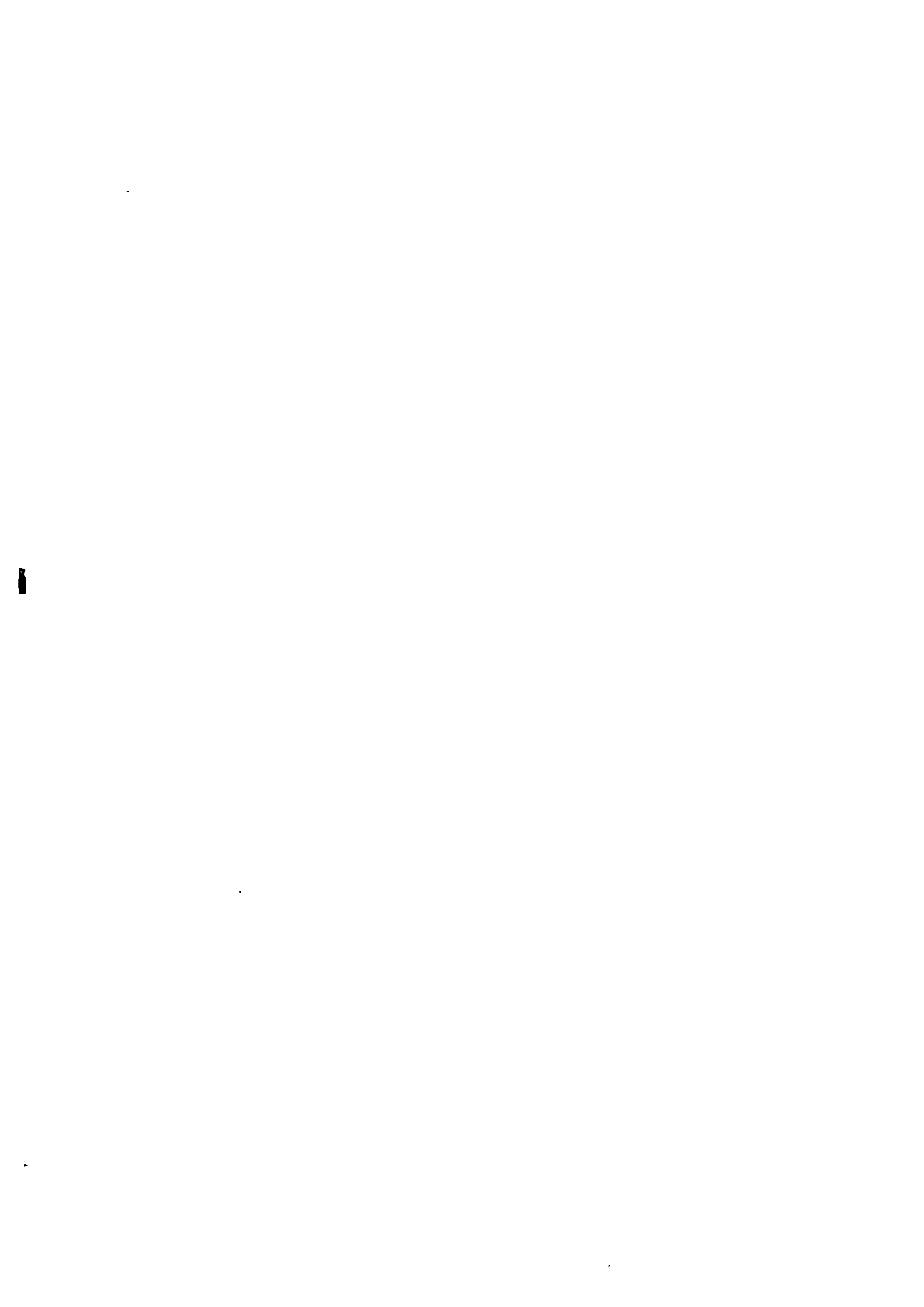
昔孔門四科，言語居一，擅其長者宰我，子貢，俱稱高材。孔子之訓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由此可知言語之重，且可知詩之裨於言者深矣。夫言以宣意，衆人之所能，何獨稱乎二子？抑辭達而已，何必獨假於詩？誠以人性自爲短長，蓋有了然於心而不能脫然於口者，有得之於己，而不能喻之於人者，則二子有偏長耳。又詩具比興之旨，含諷諭之義，飾其意以立言，斯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以視質魯少文，辭氣鄙倍者勝矣。觀於書傳所論出言之道者不一：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謂言之貴乎有文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謂言之貴乎得間也；「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謂言之貴乎及時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謂言之貴乎審人也。他如易傳所謂「將叛者其辭

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皆示人以察言之方也。凡此皆所以究言語之効而已。若夫行人辭命專對四方，策士雄談立取卿相，或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或極諫直言足資砭德，雖正譎有別，而才智同稱。必氣盛而言之高下咸宜，惟情眞而文之表裏俱到。獲效之途匪一，運用之妙無窮。初非恃巧言如簧，口給爲佞，可以見重於君子也。

意識之表於聲音者爲言語，其表於字記者卽爲文章，事歧而理則一耳。其敏捷者文不加點、倚馬萬言；其矜愼者研京十年，鍊都一紀。遲速雖異，美則同具也。其簡要者褒貶繫於一字；其繁演者鋪張極于七林；豐嗇雖殊，言各有當也。然工文筆者不盡善說辭；長口辯者不必有述作。固各繫於才質修養之不齊，而言語文章二者之異點亦不可泯。其旨後詳，先言其略：言語可借聲音之抑揚伸縮以助情，而文章則缺其功也；文章可得時暇之布置鍛鍊以求備，而言語則促於幾也。二事兼擅者有人，而人不

限於兼善。要必明其理境，識其方法，勤其練習，熟其機杼，則用之言而利，行之文而亦利。此修辭學之所以需要也。

攷昔人著錄專屬於言語之事者，如韓非說難，於遊說之道言之曲折周詳矣，餘則多主愼言。蓋言語必捷於應對，其妙貴在心知而難以言傳也。至於文評之屬，則伊古文人之作散見集部，著爲專書者夥矣。然摯虞流別，久經散佚；任昉緣起，已非原書；求其辨析體裁，極陳利病者，必推劉勰文心雕龍爲最。餘如諸家詩話之論詩，陳騤文則，李耆卿文章精義之論文，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之論駢體，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王構修詞鑑衡之兼論詩，文，劉知幾史通之論史，章學誠文史通義之兼論文史，大率各抒一家之言，自成箸述，以供文士之觀摩。初非探原索隱，縷析條分，如晚近治科學之方法，以昭示學者明坦之塗也。蓋文章之事，語其遠也，上希往古，精通神明；語其近也，內本人心，外資世用。但須明於理論，而藝術則在於己；示以規矩，而巧拙則隨乎人。近世科學家之精神：求實際，忌玄談，重分析，戒籠統，滋可法也。今師其意以講論



第二章　定義

修辭語出周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其義爲修治言辭。說文釋辭爲「訟，」乃初義耳。經傳所稱之辭，意皆通指一切之言辭，與所謂之「意內而言外」詞字固通。辭也者以言表意，非可率爾，故必修。修之云者內整其意，外傳其言，期於達而無病也。非第達而無病已也，進一步求，更期於美，期於善，期於盡其妙而窮其功。故修辭之理論方法，不得不專研焉。研究此種理論方法之學，謂之「修辭學。」

凡事物初起，本乎自然。繼而循序演進，體用日增，尚無所謂學也。迨其事日繁，其理日密，智者力能之，心識之，而無以喻諸衆人，於是羅縷其說，紬繹其義，引證事實，剖析理由而學說生焉。由是遵塗尋求，流布傳習，使學者捷於領悟，以節其冥索之工，此學之大効也。若夫修辭學，則吾國曩無是名，往者但於文典中分詞性論，文章論二部。文章論亦有稱「修辭論」者，然僅屬於文句組合之法則，而與文章之內美無與，故不足語於修辭。至修辭學者，應積極講述表現文章內美之理法，以達修辭圓滿之效果。

蓋文學之本基，而美學之隣疆也。

英語修辭學（Rhetoric）一名，其語基出於希臘語「雷屋」（ρέω），蓋水流之意——以謂人，方言語時，思想之表現，正如水之流洩。由此聯想，此語遂有言辭之義。希臘當雅典民主之時，政爭甚烈，辯士羣起，各競辭鋒，以收民望。効用既著，語術（The art of speaking）之研究以起，然其初僅應用於辯論演說而已。其後經時既久，遷地復多，研究日深，範圍益廣，遂進而爲文章之修辭。從此修辭學之主要部分，乃爲此方所佔領。

大凡一種科學之定義，須統攝其學之內容，明簡而無漏，自必待其學完全研究後，方能洞明。今姑爲修辭學立一形式之定義曰：「修辭學者，乃研究辭之所以成美之學也」至於所謂辭者有何要素？所謂美者成何狀態？所謂學者作何解釋？如非對此諸疑問詳爲剖析，則仍無以明修辭學之內容，而此定義幾瀕虛設。以下當逐步申說之。

第三章　辭之要素

何謂辭？解釋此問，即所以明修辭學之材料及對象。今作答曰：「辭者以人之思想表於聲音或文字上之物也。」故辭之內容必含有人之思想，而其外形必限以表示於聲音或文字。蓋聲音文字苟缺思想，其不能成語與文已不待言；就令發之，亦與癡人夢囈，鸚鵡學語相等。何則？以其與普通表示之意義及發音者當時之思想無一致之目的與意志也。故凡無思想之言語，不得謂爲眞言語。

復次，亦有思想而不限以表示於言語者，如瘖啞者之手勢，演說家之面容，優伶之身段，亦各表示其思想，然均不得謂之辭。故由此可明言語爲辭之必要條件。縱凡人言語時偶有手勢面容身段之混入，但其主要質素則仍屬聲音與文字。

如上所稱，辭之界域已可劃定。茲進而分析其本體：其一爲思想之性質；其二爲言語之性質。前者屬於內容之區分；後者屬於外形之區分。

(二)思想之性質——思想者起伏於人心中之一切現象也。自來研究思想性質之方法有四：一爲哲學方面，研究人類之根本性質，屬於認識論之範圍；二爲論理方面，以認識論之知識爲內容，而從其運轉之形式上以研究思考之法則；三爲心理方面，研究思想成立之順序及其成分；四爲修辭方面，研究以上三方面所論定之一切思想，究於修辭上具何條件。哲學方面過遠，無論及之必要。今但略述心理及論理兩方面所論之思想，然後再述思想與言語之關係，藉以明修辭學之研究法。

(甲)心理方面之思想——自心理學上論思想之範圍，則一切意識現象皆可概括——意識現象者乃總稱起伏於人心中之一切思想也。自其最微者如衝動，本能，注意，以至感覺，感情，情緒，慾望，意志，知覺，想念，概念，思索，想像等，皆屬意識範圍。其現象可總分爲知，情，意三方；但有時爲便利計，可但括爲知情，因意志方面可包含於知，情之間。

如以感覺與知覺爲直接連屬於外界之想念，概念與思索不外乎想念內之別種

作用，故就想念爲廣義之解釋，可用以概括「知」方面之一切心念。至於「情」方面合感情與情緒廣稱爲感情之時，則一切思想盡在想念與感情之中，故此時「意」方面已融合於二者之中矣。

（乙）論理方面之思想——自論理學方面解釋思想，即全從知力作用上論思想。論理學上所謂思想不外心理學上所謂思索中之概念，判斷，推理等範圍而已。論理學者以概念——即抽象想念爲第一步，加以判斷，表於言語而作成命題。例如有一「春」之概念，結合於「可愛」之別一概念，可得「春乃可愛」之一判斷。或又可言「春乃不可愛」。此兩判斷中「可愛」一概念早已括於「春」之最初概念中，不過特提出以明二者之關係耳。由是以言判斷者不過論證已知之知識，而非另闢未知之知識，故可名之爲「概念之展開」。此中本有種種方式及要件，今不具舉。但如前例所舉「乃可愛」「乃不可愛」二方式各不相同，前者從「春」中先取出「可愛」一概念，然後再行加上生出判斷論證之價值，特別論證而得「春乃可愛」一

語，名之曰肯定命題或肯定判斷；後者乃從「春」中取出「可愛」之一概念，論證此兩念之結合爲謬誤而必須分離，故名之曰否定命題或否定判斷。更自他方面言之，「春乃可愛」與「若春果可愛」二判斷之形式又自不同；前者爲規定命題；後者爲假定命題。再如以「春乃可愛」與「春來好風日」兩相比較時，前者不外指定「可愛」一概念非離「春」而獨立，但爲其屬性；後者乃增加「風日」之成分，可以獨立而存。故前者乃分析已知之一屬性；後者乃新增外附之二成分。一爲分析之判斷；他爲綜合之判斷。

成立判斷或表現命題之要件，通例有三——主部，從部，繫部。主部爲成立命題起點之概念，相當於前例之「春」；從部爲判斷主部相對之關係，相當於「可愛」；繫部使主部與從部間發生關係，於此而爲「乃」之判定辭。

自概念而進入判斷之順序，略如上述；而思想理論之發展尙不止此。凡二數以上之命題複合而生新判斷時，謂之推理。例如「三月爲春天，故可愛」一語，此不過

比「春乃可愛」爲稍複雜之判斷而已；若分作單純之判斷，可得「三月爲春天」與「三月乃可愛」二判斷，而以「故」字聯之以表明後者可由前者推測而知，此之謂推理。從論理學上更須明此推理法式：先立「春乃可愛」一判斷——大前提；次立「三月爲春」一判斷——小前提；然後方可達到「三月乃可愛」之判斷——斷案：是謂三段論法。

論理上之思想似較心理上爲狹小；然在論理學者則以爲凡屬思想不能逾越論理之範圍。其實日常起伏於人心中之思想，未必全合於論理之法則；特意識之根本上有統一性存在耳。近世心理學中有聯想心理學一派，其主張以爲論理亦不外聯想法之一種，則心理之範圍廣矣！

(二)言語之性質——言語者，人類以聲音表現意義之一物也。就狹義言，蓋指發於口齒者爲主；推而廣之，則以文字傳布聲音，其效用相同者，皆可謂之言語。今欲明其性質，當先究其起原，再察其與聲音文字之關係。分述如次：

（甲）言語之起原——前人論言語之起原者爲說極多，其主要者有四：其一爲「模聲」說，謂人類言語由於模倣動物及其他聲音而起；其二爲「歎聲」說，謂人類固有之情意自然發動，成爲歎聲，卽爲言語之起原；其三爲「符號音」說，與第二說略近，謂人類旣稟有高等之發聲機關，原有各自發表情意之能力，猶金石之被擊而成聲；前說之歎聲乃無音節之言語，而甚簡單，必在歎聲上加以音節，增爲複雜，然後成爲言語，結果可與第二說調和；最後爲「偶然」說，全與上三說不同，謂言語之發生，乃由偶然無關係之一音附於或一事物，漸行流播，遂帶言語之性質；以上四說各有互相爲用之點，而從少數旣成之言語，變遷分合以成繁複之言語，其理固可推矣。

要之，言語之發生，有必然與偶然二源：必然說者爲模聲，歎聲，符號音三說所共主，謂言語與意義有必然之關係；偶然說者謂言語與意義爲偶然結合而已。雖然，言語與意義果基於必然關係，則似未成言語之先已有意義；然言語未成，止有聲音，

聲音所表僅爲極模糊之感情，不得遽謂之意義也；必待由此表情之聲音，作成明白之意義表示，然後始成爲言語，此其中亦含有偶然結合之成分矣。

(乙)言語與聲音——在述言語與聲音關係之先，略述聲音之性質：聲音分諜音與諧音二種，人聲屬於諧音，乃由各單音結合而成無數之言語，然尙不能表現如意，於是更利用聲音之別性以助言語之變化。別性爲何？卽多少之音數，前後之音位，異同之音別，高低之音度，長短之音長，廣狹之音幅，及各種之音色是也。其中音幅，音色屬於主觀，隨言者臨時之態度，或生理心理之特性而不同，不得謂爲言語之固有性。至音數，音位，音別則爲言語之客觀條件，有任人可以通用之性質；更與意義有不可離之關係，如有變易，意義卽因之而殊。若音長音度則有客觀及主觀二種用法。

至言語與聲音之關係，則上述之模聲，歎聲，符號音三說，皆認聲音爲言語之根，固無誤矣；然聲音之原非僅依附於物類，發動於情意，而惟求表達己也；聲音之於人

心，關係至切，其效用亦極微妙，有時可獨立代表或刺戟他人之感情，以結合至其感情所相當之言語中。

又言語之所以成言語，非第限於上述之三說，而在於如何成其聯想。蓋言語未成時之聲音，初與吾人一種感覺，次則隨之以想念，必待聲音與其所標示之事物間有常駐性後，言語始能成立；其間感覺，想念，意義之次第發生，即聯想作用爲之也。聲音之表情作用，有時超越於表意，其效亦出於聯想。言語所含之聲音原有起自模聲或歎聲者，故隨時皆使人聯想至其最初所模聲之本體，及所爲發歎之情意。緣此作用，言語自可利用其適當之聲調以表其超越意義之感情，而豐富言語之內容，遂可收刺戟他人感情之效果。如文章之句調，詩歌之韻律，皆所以證明其理。

(丙)言語與文字——今人恆言，文字爲言語之符號，其語似矣；然究其起原，文字非專爲言語之符號而生；文字蓋與言語並生而別出一源者也。夫人類既知以聲音表示思想，同時又知以象形表示之；知由口傳耳矣，又知由手傳目。於是目所見，

心所思者皆依形以晝成其物，舉示他人，作爲交通之具，是卽文字之起原。名爲象形式（Hieroglyphie）。迨使用漸繁，一切物象若皆須作成圖晝則不勝其煩，因稍省略原晝；其後漸與象形之本意相遠，遂成爲記號，名爲記號式（Symbolic）。至此則文字可得第一段之進步。此等文字皆人類心意之表示，總名爲意符式（Idiographie）或稱意字——意字中有象形字記號字之別：前者一見而可識其義；後者略去形象之便利，止藉習慣性而使衆了解。隨意字而來者爲音符式（Phonetic），是爲音字——音字者，從字中抽出固有之意義，使其單作音之符號，以副已成之語。於是昔日「字卽意」之範圍，今變而入「字卽語」之境界；昔日以文字兼表思想與聲音者，今全用以表言語。至此則文章特爲字記之言語耳；然而文章與言語是否可以一致，尙待討論也。

當言語發表時，言者可利用音之抑揚伸縮以調節情感之厚薄，表示意義之强弱及注意所集中；若以文字記之，必失去其大半之效果。故文章若就言語之原形以

為之，則多得其意而遺其情。如是而文字之作用，勢宜不敵言語矣，是又不然。言語愈發達，文章之勢力亦隨而均起，結果則後勝於前。至文章勢力所以勝者，固因有保存流布諸便利為言語所不及；而修辭作用實足以彌補缺憾而有餘，藉修辭作用以補文不及語之憾，其法有二：一則加音之要素於文章也。言語常利用音長音度音幅音色以表微妙之情趣，而使聽者可獲深切之感興；而文章則加音數音位音別諸客觀條件以補之。二則加新意義於文章也。言語常利用手勢，面容，身段以表繁複之意象，而使聽者可生敏捷之領悟；而文章則加譬喻，詠歎，排偶諸積極方法以補之。於是隱者使之顯，小者使之大，遠者使之近，雜者使之理，斯其效可得而齊矣。

是故修辭之法既行，則文章可勝於言語。蓋言語之材料為聲音，一聲即逝，無法停駐；文章之材料為文字，既有定形，可徐修飾。言語適宜於節次表現，聽者乃須臾之會心；文章適宜於全體表現，讀者可反覆以玩味。以此諸因，言文遂異其形式。修辭

學所主論者，故亦傾向於文章。



第四章　辭與思想

辭爲言語與思想互相結合之物，上已言之。是吾人之所謂「辭」者，其中已含有思想矣，安用更與思想並論乎？然普通論文章者往往分辭與思想爲二物，而批評亦定二標準，是不得不再爲分析之。

今先論思想與言語之關係：

思想及言語之性質既如上述，至二者之關係，自來心理學者，論理學者，言語學者皆須論及，且認爲重要問題。言語所以表思想固矣，然思想究如何表出？且思想是否卽言語？此二問題，亦不得不論，茲將二者之關係概括比較，俾易明瞭。

第一，思想與言語間無必然之關係。譬如「松」之思想運轉，斷不定須發出此一聲音；因此一聲音不能使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之人懷同一思想。故曰「言語非思想」

第二，思想既有以手勢，面容，身段，繪畫等直接表現，則是不固須借助於言語；故

言語與思想之範圍大小不同，不能謂有思想者必有言語。故曰「思想非言語」。

第三若分思想爲「知」「情」二方面，言語則僅屬「知」之符號，所表但爲思想之一方。故思想與言語不能謂爲完全結合。

第四，言語有單語及文章之分，僅字則無思想。蓋思想必聯複始能成立，而言語亦非團結不能表思想。故合應思想之言語爲句，而字則僅爲句中表現思想之材料。

第五言語與思想相合，僅限於成句之時，此時思想卽言語，言語卽思想，內容外形不能分別，故始可名爲「辭」。

第六，思想以屬於知力及論理者，結合最易，亦最普通：然必以加入感情之程度多寡，爲近於完全辭之標準。故言語與思想在「辭」之範圍內始有結合之傾向。

次論辭與思想之關係：

凡人之思想有抽象想念具象想念二方面。抽象想念者：其想念中尋索之物無明白之跡象，或有亦極稀薄。苟欲使其顯豁呈露，凝結固定，不得不假其符號之言語。

故當其未著爲言語時，僅有渺漠之意識；及其著爲言語，則此意識經一度之集合運轉而成爲正式之思想。至是言語思想完全一致，無言語即無以明思想之運轉，言語以外無思想，思想以外無言語。例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語，若非其語成立，終不過渺漠之意識，極易消散也；及此語既著，思想亦因以成立矣。由是可知抽象想念決無自始至終不具言語不具外形之實質，如是而辭與想自不能生出區別。

至於具象想念則全不同。其想念本有實質，不假言語卽可得明白之跡象，亦不待其意識之集合運轉而思想卽可成立；但至著爲言語時始表出其象，而所表出者是否卽其全體，尙屬問題。至是言語思想未必一致，既有後先之分，復不免偏全之異，不得謂思想全納於言語之中。例如：「大風起兮雲飛揚」一語，不待成語卽可想象而得風起雲飛之狀，然後由此想而移爲辭。由是可知具象想念在言語之先已具實質，如是而辭與想自生區別。

但普通區別辭與想者有二意：其一以爲左右之分別——空間之分別，無想之

辭與無辭之想，初原並立，及二者結合後，方成文章；其二以爲先後之分別——時間之分別，先有無辭之想，然後傳之以語而成文章。前說於理論不免矛盾，因辭旣爲思想與言語所合成，自無僅成其空洞外形之理；後說則較合理，但傳於思想者乃言語而非辭，如謂辭傳於想，必將陷入前說之謬誤，此則應注意耳。要之，先有思想，繼傳言語，然後成爲「辭」；以未傳言語之思想與辭對立時，則想與辭爲先後之關係。自「想」言之，非有無辭之想，乃未成辭之想；自「辭」言之，固無無想之辭，卽未成想之辭亦不能存在。以燭喩之：思想其膏之可燃性也，言語其火也，辭則其旣燃之燭光也。

以上理論，按之於思想之二方面，則具象想念爲合，蓋其想與辭依先後之關係，可使對立；若抽象想念，則以其初原無不具言語之思想，故辭與思想不能對立。吾人常覺辭與想有可分不可分之二矛盾觀念，蓋以此耳。

雖然，當抽象想念時，卽隨有一種隱約之言語以爲胚胎，否則一切思想皆無所附麗而資發展。但此想念中隱約之言語，初甚散漫，及發之於口，筆之於書時，更須整

理而使之完善，然後成其爲辭。若以之比於具象想念，則前者已整理之辭，可當於後者甫移之辭；前者隱約之語，尙無辭之資格，但可當後者之所謂想而已。

涉漠之意與正式之想，隱約之語與正式之辭，其間區別甚明，自一而移於他之作用，名曰「修辭作用」；既移之物名之曰「辭」。其義既明，始可進求「修辭」之理論。

第五章　修辭學之研究法

今於論修辭學研究法之先，須明修辭學與文典之界。自來文典所論者分詞性論（etymology），作句法（Syntax）二部：詞性論有詞品（Parts of speech）及變化（declension），作句法有主部（subject）及繫部（Predicate）。更推廣而至於文章論（composition），則分析文句之種類及構造而詳其用法。凡此皆屬文典所求之理法；其所研究之材料一爲字（Word）一爲句（Sentence），皆言語也。字與句之異點有二：第一，單複不同，字爲元素，句乃由字所組成；第二，效力不同，字爲虛位，但屬知識上之目的物，不足以表思想，必組合而成句，始有思想可言。故自外形言，惟字可以有獨立存在之力，而句則但恃語法之組合耳；自內容言，惟句可以有獨立存在之力，而字則但爲文句之元素耳。

如以字爲單位而研究之，應分字之性質及關係二面：論字之性質者爲詞性論；

論字之關係者爲作句法。即進求其用法者如文章論，亦不過總其性質與關係而謀其支配排列之得當耳。以上皆隨國語本質而來，故各因其習慣情形而成爲各國之文典；合乎此者爲正確，違背者卽爲不通。若夫以句爲單位而研究之，則當論其思想言語之結合，而進求其表情達意之方。是蓋根於人心之理法，而非專限於國語之習慣。要之，文典僅能以字爲單位，不能以句爲單位；僅能以言語爲材料，不能以辭爲材料：——此爲二者不可逾越之界線。

修辭學所研究者爲辭之美質，所謂美者究何所指乎？修辭學研究之塗徑果安在乎？如但謂辭之美質，則凡詩歌，辭賦，小說，戲劇皆屬於辭，泛廣而研究其美，詎非修辭學之範圍？然修辭學非批評也，非美學也，蓋自有其獨立之範圍。茲就其所謂內容與外形，分別說明：

研究辭之美質者可分三塗；第一，視辭爲一團不可分之作品而研究其美；第二，取辭中之想而研究之，想非一端，如未分析而但究其美，則所研究者尙屬隱約之現

象，結果可與第一塗同歸入美學之中；第三，修辭學研究之範圍，乃由想而移爲辭中間之過程。美學之研究法，乃以未移爲辭或已全移爲辭之現象爲主；修辭學之研究法，乃由未移爲辭至已全移爲辭之間經過之作用爲主。前者之性屬於靜；後者之性屬於動。前者屬於結果或材料上之研究；後者屬於方法或技巧上之研究。

所謂辭者，不外想之定形所裝成；故想之移爲辭，又可謂爲想之發展。在吾人意識中，想能爲數階段之發展，無論至何階段，皆可著於言語或文字。特想之發展，必須依據某一原理，由單而增爲複，而非別生他想；若別生他想，則是變換而非發展矣。蓋發展者，但以一物循一定軌道，依一定原理而運轉之也。例如『桃花爲春卉』一語，初含有「桃花」「春卉」「爲」三想念；如云『桃花開於三月，故爲春卉，』則增「三月」「開於」等字而於原意無改，但推展其意使較複合而已。

想含有「知」方面之想念及「情」方面之感情二事，前已言之。然當其發展時，吾人止認爲想念一方面。因感情本體不能離想念而獨立供人研究，且事實上二者固

共同進退，想此則必及彼。故不妨止認為想念一方面也。想念之發展大別為二階段：一屬實現；二屬理想。今先說明實現之發展：

所謂實現者，指有合於事實之性質而言；細分之，又可得前章所舉之抽象及具象二種：抽象發展之原理託於論理律，以論理關係作一定軌道；具象發展之原理託於因果律，以因果關係作一定軌道。凡人思想之運轉，常依據二者之一，軌道雖異，而各循以發展也則同。譬如在具象想念中，有一「我明日出城」之想念，遂使之發展為「我明日出城送客登車，歸時便道訪友，」此因果關係為之也；然使改為「我明日往南京，」或又化為「我明日訪一南京友人，故不送客出城，」此則為變換或破壞，而非同一軌道之發展，蓋以其逸出於因果律外也。又如在抽象想念中有一「名譽為人之第二生命」之想念，遂使之發展為「名譽敗則雖生猶死，故為第二生命，」此論理關係為之也；然使改為「名譽非生命，」或又化為「名譽敗則雖死猶生，故非第二生命，」此亦屬變換或破壞，而非同一軌道之發展，蓋以其逸出於論理律外

也。

其次說明理想之發展：

所謂理想者，不必以合於事實之性質爲限；但本其動機而爲橫發展，非如實現界內依論理循因果而爲縱發展也。其發展之原理託於情之一貫；既以情爲其一定之軌道，則論理之關係若何，因果之關係若何，皆非其所問也。此一貫之情趣，固足發其想念抵於實現，卽或爲實現界所不見者亦能呈露之，故有時並實現法中之論理，因果二律皆爲其所破壞。且情最無定性，故理論與事實上亦難指出孰爲論理，孰爲因果。特視其快感或苦感之別，各爲一貫之發展耳。如蘇軾詩『飛雪似楊花』，「似楊花」爲增加於「飛雪」之想念，然非隨意無據之增加也；蓋其對於楊花白而輕之情，與對於飛雪白而輕之情實爲一貫也。然使以論理律繩之：則飛雪含有輕，潔，冷之意味，楊花含有輕，潔而無冷，二者殊不能謂爲完全一致；惟藉輕，潔二點之相似，納諸一貫之軌道以求聯絡。進一步言，卽潔之一點，猶不能眞實相符；則惟餘輕之一點可資

聯絡而已。又如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此謂愁則易老，老則髮白，更甚言之而云髮有三千丈之長，此情之一貫也。然使以因果律繩之：則愁使髮白可矣，何能使髮長且卽云長矣，何由知其爲三千丈乎？則惟藉愁與老二事之相因納諸一貫之軌道以爲聯絡而已。故此時想之發展，全仗情之動機以求至乎其極耳。

由此言之，實現之發展，與修辭過程少直接之關係；惟於既定事實之素材，審其在論理或因果律上有無違背，認爲修辭過程上之最低標準，或稱爲消極條件；反之，理想之發展乃屬修辭上之最高標準，或稱爲積極條件。以修辭之技巧加諸素材，卽始於此。蓋理想之發展卽心界物象之發展，由隱約散漫之狀態，進爲顯出結體之狀態；由貧弱進爲富强之狀態。情愈盛，結體之程度愈高；程度高，乃爲思想團結有力之原；思想團結有力，然後易於實現，易於動人。故凡屬將移作辭之思想，必使其經過頃所云之發展，然後定著於言語。此蓋修辭者所萬不可缺，不如此不能成其爲完全之辭。故可稱之爲「修辭之內容。」

與內容相對者則爲外形，外形之修辭究何如乎？無他，卽思想發展至極點時，則所用之言語，須使表示想念意義之外，猶不失其感情；非但不失，抑可使之增加，是卽以言語充分表現思想發展之效果也。至於言語之表情，一可利用言語之聯想，二可利用聲音之別性。利用言語之聯想者謂之語趣；利用聲音之別性者謂之音調。語趣之表情，謂言語在其固有之意義及感情外，尙有一種特殊作用——卽不可分離之聯想也；有此聯想，斯附有一種隱約之情趣——卽言語運用時所自然生出之光澤也。至音調之表情，前已於論「言語與聲音」中略言其概。二者不同之點：語趣須藉習慣而有其表情，而音調則獨立自有其表情自根本言：前者起於言語及習慣之聯想；後者起於聲音及感情之一致。自效果言：文章之背景屬於語趣表情語勢及形式屬於音調表情。二者於修辭皆有重要之作用。故可稱之爲「修辭之外形」。

要之，修辭本體有內容外形二面：一根據於想念之發展；二根據於表情之利用。修辭學決非如尋常誤解之空疏，觀此可明。適應於此種種方式過程間之現象，謂

之「修辭現象」，卽修辭學之所研究者也。

第六章　修辭之目的及效果

辭之目的，在表示一己之思想以達於他人，所務者言語與思想相合而已。而修辭之目的，則在其如何表達之問題，與辭本體之目的有根本之區別。前人學說關於此大概可列爲三類：

其一，修辭之目的在「勸說」——謂專訴之於聽者讀者之意志，故名之曰勸說之學說。古代修辭家皆立足於此，以爲「勸說」者乃修辭之惟一目的。希哲亞理士多德對於修辭學說之全體傾向以勸說爲重。於是對於辭及其含義關係上生出種種疑問，終得一「內容如何殊無關係」之結論。果使內容無關係，則善人以善意爲辭固無不可；及至惡人以惡意爲辭而行勸說時，豈非修辭有害人之慮乎？此疑問旣生，遂引出修辭有用無用之爭論。故令亞理士多德又有提案曰：「凡善而眞者大抵立論較易，且勸說倍覺有力」。是修辭學不免含有倫理之意義，歐洲古代修辭者但用之

於演說傳敎，故其認定大率如此。吾國昔時衡文之法亦與此略同；唐柳宗元云：「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宋葉適亦云：「爲文不關世，雖工何益？」此卽以修辭之目的歸之於道德也。然所謂訴之於意志，究屬何意？且用何法可達此目的？則非勸說論所可解決矣。蓋意志一物，在心理上之解釋至今猶難確定，如慾望，決意等，皆與情之關係至切，總稱之曰意志。蓋人心之活動力必藉情之驅使始趨於實現，泛曰意志，非探本之論也。故修辭之目的，不能謂在勸說。

其二，修辭之目的在「論理」——謂論理爲思想之準則，故「論理」明白爲辭之上乘，是爲論理說。論理之價值固莫得而否認矣；然苟曰「修辭皆屬論理」，則決非定論。文章頗有離却論理反覺美妙者，特有數類文則以論理明白爲主耳。如哲學，科學，及普通應用之文辭，皆以論緒紊亂陷入謬誤爲戒；但應知此爲辭本體之目的，而在修辭上僅屬消極條件，非修辭之目的也。修辭常爲文章目的所左右，若所期不止於理明辭達者，則必別有一種隱約之情趣運用其間，而用以合於其目的。評判者遂於

此而定其價值，正以其非限於論理上固定之方式耳。世人常以論理之整理卽爲修辭上直接價值，蓋未深思。關於此點，在本論中再當詳述，要之，訴之於論理，非修辭之目的也。

其三，修辭之目的歸之於「美」——謂美爲吾人對於修辭現象最易感覺之情態，故「美」爲修辭之極則，是爲唯美說。然文章之美非僅爲美學之所謂美，而尙含有眞善等義；又其美非僅爲靜性，而兼屬生動；且非僅成其本體美而已足，而應求其美之感人。則唯美說雖是而猶未盡也。若進一步求之，則生動之美足以感人者，其作用實在於刺戟感情。故不若謂修辭之目的在「動情」，較爲精確耳。

修辭之目的旣明，其效果可得而悉矣。文章之足以動情者，必作者先自富其感情，更用特殊之辭法以增進文章之情，而令讀者之情與之相感。故作者之情不足，則文情無由豐，而讀者之情亦不受其刺激。必使其修辭現象之所及，能令讀者澈底感動，忘其所有，遷而隨之，如昔人所謂「情生文，文生情」，卽其效也。

所謂特殊之辭法爲何？即藉情之一貫，發其想念抵於實現之法也。蓋人之意識最游離，而情又最無定性，苟非納諸一貫之軌道使之集中，則何足以感人？故修辭之價值，不徒在照實之鋪寫，而在想念之實現，使文章生強烈之情，用以刺戟讀者之心。

元薩都剌詞：『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吾人讀此，可知其人由觀覽南京滿目荒涼，追想及六朝時之豪華富麗，因之生出感慨，覺人世之豪華富麗皆必消滅迅速，不留餘跡；欲實現此思想，乃用『春去也更無消息』一語。此中自有其修辭現象；乃爲欲使其「豪華富麗消滅迅速不留餘跡」之想念所生之情，成爲非常強烈；故附加以「如春日之去亦無餘跡」之感情。更細推究此修辭現象之價值，乃在「消滅迅速不留餘跡」事實中尋出「春」以爲之襯；春日何等富麗繁盛，以此情合之於「六代豪華」，使人有加倍歡喜之感，再說其一日不留餘跡而去，必又使人與無窮感慨，發生留戀悲惜之感情；以此感情加諸對於六代豪華發生之感情上，遂達其增加情之目的。又如李白詩：『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也應西北流』此中亦自有其修辭現象：

乃使「功名富貴決不能長在」之思想，成爲具象之表現，「功名富貴不能長在，猶之漢水止能向東南而不能向西北，」此種具象之情趣，即意識有結體之表現。故修辭以情趣爲尙，可謂最確之主張。以其合乎人心之喜愠，斯美之本意可得矣。

以修辭目的加於論理明白上之論者，其本意亦不外刺戟感情。欲求論理明白，須使思想不生含糊曖昧之弊；欲思想不含糊曖昧，須使其有信念相隨。蓋思想之所以含糊曖昧，由於意識散漫而注意不集中也。信念者亦情之作用；故刺戟感情，首須令注意集中，遂有求論理明白之必要。然斷非僅求論理明白已也，尤不可不講求如何令注意深切之方；否則雖有千萬論理，亦不能決定信念可必生也。論理不隨信念，則空費其辭，且違最初之修辭目的矣。

心理學家言知識有二種：一爲單純之認知(apprehension)，二爲進一步之會得(appreciation)。文章之目的如僅限於認知，不能謂有修辭現象；必至會得之境，方有修辭之必要——所謂會得者，確定注意集中之點，令意識結體非常顯出之謂也——

「使如此狀態愈進愈深，便可達諸信念。世人見說理文中引用特殊事例或譬喻，往往謂是論理作用，其實不然。事例譬喻，非以助長論理，但為增加會得；會得不關論理之精神，但為加情於想念而喚起注意，或借平易之例喻以新定一注意集中點而已。

復次，說理時亦有修辭現象，以欲令思想利於團結故也。論理太甚，分解過當，恐將流於散漫無紀，失却注意集中；故借具象之例或借既知爛熟之理以制禦過度之分解散漫而使意識得有結體；然後加入情趣，而導之歸於集中。如劉向之諫起昌陵疏，韓昌黎之論佛骨表，皆屬論文，本可止求論理精密已足；然其所以娓娓動人者，不在論理精密而在注意集中點上所聚之情極為強烈也。昔人論文有云：「文以氣為主」，又：「文者心之情也，而神所為也」，又：「文章小技也，然精神不聚則不工」諸語皆可證明古之論文章者，重視「氣」及「精神」，所謂氣及精神者，蓋文中之情所寄；所謂精神聚者，則注意集中之意也。

今區文章之情為內容外形二種：內容者，指隨附於思想本體之情；外形者，指會合

於形式全體之情。例如「山勢峰腰斷，溪流燕尾分」二語，舉峰腰之突如中斷，燕尾之平出分流，可以刺戟出一種突兀分趨之情，此屬內容之情；但同時山勢與峰腰，溪流與燕尾，兩相比附間，可發現其懸絕中類似之點，此在知力活動之形式上，極適合於發生快感，故爲外形之情。且蓄水肆放，其勢更盛，比較物相差愈遠，隨帶之快感愈多，此又屬知力活動上隨帶之情。此外尙有合於論理而生之情，合於事實而生之情，皆不問內容爲何物，止論外形何以生，皆可謂外形之情。總之，修辭學者，乃刺戟諸種感情，喚起注意，使意識結體可達圓滿之工夫。至是而前立之定義——修辭學者，乃研究辭之所以成美之學也——始得充分明瞭矣。

通緒論竟。

修辭學通詮

後編　本論

南昌王　易曉湘述

第一章　修辭論之組織

修辭之目的在動情，而其現象則爲生動之美。故文章者亦美術之一種也。惟文章之美，狀至複沓，可研究之方面甚多，而大別有二：材料及技巧是已。材料爲作成美術內容之思想；技巧爲表現內容之過程。修辭法卽用之於此過程；修辭論卽所以究其技巧。然其技巧旣用以表現內容，則修辭已半涉及材料矣。蓋人之以言語表思想也，須運用選擇言語之技巧；他方面對於適應言語之思想，亦須運用修飾之技巧。譬如有「面色紅鮮」，一思想在同一意義中可改曰「紅顏」，此但爲言語之表出，屬於外形之修辭過程；如進一層改曰「顏若桃花，」則是思想之發展，屬於內容之修辭

過程；如再進一層改曰「新桃偷面色」，則並言語思想而均加修飾之技巧矣；然三者皆不失為修辭之過程。由此可知自思想移為言語之過程中，一部分思想亦進於技巧。故思想自發生至展開，直至定著於言語為止，皆屬思想發展之經過；就中分直接與技巧有關或無關兩部：一為理想之發展，一為實現之發展。其理想之發展，即技巧之運用，而為修辭現象所從出也。

文章成美之過程，雖分思想之發展及言語之適應兩方面，然並非不如此不能成文也。自想移辭之間有數階段：如以「面色紅鮮」一思想照實傳以言語而成「紅顏」之文，此一段也；或於此思想加以技巧之發展，並施以言語之適應而成「顏若桃花」之文，是已進於技巧範圍之內——但此為修辭上最低之技巧，此二段也；直至成為「新桃偷面色」之文時，始足認為積極修辭現象，此三段也。具有積極修辭現象之文，可稱為美術文；僅照實鋪寫者，則為平敍文。一為思想有技巧之發展，言語有技巧之適應；一則思想言語兩方皆無技巧者也。

以下當分述修辭現象之區分與統一：

(一)修辭現象之區分——前既言平敘文無修飾之技巧，然而思想既經表現成爲文章，不能謂其絕無過程，特此等表現僅求將思想照實表出耳。惟然，故思想止求於事理明晰，不求深刻；言語止求與思想切合，不求工麗。由此以言，平敘文蓋修辭現象中之消極者。自其過程觀之，思想止須合於論理之條件，如命題完備，敘次順序之類；言語止須合於文典之條件。如行文純正，用語明確之類。經此過程，思想方能照實表現。是謂修辭之消極條件；不備此條件之文，意義必晦澀，非但不能感人，並使人不得其要領。故約言之，缺少消極條件之辭並不能成爲文章；一切文章必先經過消極修辭過程，然後加以積極修辭，方成爲美文。

積極修辭之內容爲理想之發展，外形爲表情之利用。緒論中既已言之。更分析之：內容則有想念之增加，想念之變形，想念之排列，想念之態度四類；外形則有語趣之表情，音調之表情二類。音調更分語勢及形式；形式再分口調及律格。

綜上所言，一切修辭過程，可分爲消極積極二部；一切修辭現象，可分爲內容外形二部。內容爲思想之色彩，簡稱曰「想彩」；外形爲言語之色彩，簡稱曰「語彩」；二者相合，是爲「辭藻」。

（二）修辭現象之統一——上述各種辭藻，各有特殊之領域，獨立之權能；若無以統一之，則多種現象將何所託乎？故在實際上更有一種重要現象，以統一其他各現象，即「文體」是也。文體有主觀客觀二方面：作家之風格及興會，表現於修辭現象中以統一其他各現象者，謂之主觀之文體；思想之目的及言語之特徵，表現於修辭現象中以統一其他各現象者，謂之客觀之文體。主觀之文體自由而不定；客觀之文體確實而必然。如文心雕龍體性篇云：「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輕；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屬於作家之風格，因人而不同；又物色篇云：「寫氣圖貌，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屬於作家之興會，因時而或異，故爲自由而不定者。他如定勢篇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淸麗」屬於思想之目的，各

有其歸趨；又明詩篇云：「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屬於言語之特徵，各成其體製，故爲確實而必然者。蓋主觀之文體以作家之性質情感爲標準；客觀之文體以既定之思想言語爲標準。前者對於後者或各具短長；後者對於前者則隨所取舍。總之，文體乃修辭現象之歸趨；諸種辭藻之運用，皆爲其所統一焉。於是修辭現象，可括爲統系圖如左：

辭藻
- 內容——想彩
  - 消極
    - 命題完備
    - 敘次順序
  - 積極
    - 想念增加
    - 想念變形
    - 想念排列
    - 想念態度
- 外形——語彩
  - 消極
    - 行文純正
    - 用語明確
  - 積極
    - 語趣表情
    - 音調表情

文體
- 主觀者
  - 作家之風格
  - 作家之興會
- 客觀者
  - 思想之目的
  - 言語之特徵

故修辭論之組織，分辭藻論及文體論兩部：更在辭藻論中分論內容與外形；文體論中分論主觀與客觀。

第二章　辭藻之內容

辭藻之內容，即思想之色彩也。在修辭過程中，想彩有消極積極二種，玆分述之：

（一）消極之想彩——消極之想彩，即想念中實現之發展也。按前述實現發展分抽象想念及具象想念二種。故凡理論皆屬於抽象想念，須依論理律而以論緒紊亂爲戒；凡事物皆屬於具象想念，須依因果律而以因果顚倒爲戒。依論理律，則命題貴乎完備；依因果律，則敍次貴乎順序。不經此過程者，則想念尙難明晰，益無望於求工。更分釋如次：

（甲）命題完備——命題爲論理學名詞，所以判斷表於言語之事物也。每判斷成立之要件，分爲主部與從部，二者無缺，是爲命題完備。命題又有單複之分：單式命題具主從部各一，最簡之理論也。如「民無信不立」，「民無信」爲主部；「不立」爲從部；「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爲主部；「鮮矣仁」爲從部。此主先而

從後，順還之方式也。又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爲主部；「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從部。「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爲主部「夫子之道」爲從部：此主後而從先，倒裝之方式也。複式命題則有一主而數從者，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有一從而數主者，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有二命題相對待者，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有二命題相交互者，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有數命題相排比者，如「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有數命題相蟬聯者，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有數命題相錯雜者，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凡此複式命題皆單式命題所結合；苟分析之，則每一判斷皆可自立，皆可達於完備。若其成立要件或有不足，致破壞其完備時，補其不足，亦可得命題完備之過程；主從或太亂雜，致無統一之結合時，分解整

理，亦爲命題完備之方法。

理論之簡者，固可以單式或複式之命題判斷之矣；若其論緒過繁，非綜合多數之命題而成一大命題，必不足以盡之。則須先立一主題，更逐步分疏之，無論其辭之多少，皆與此主題不離不背；否則紊亂無章矣。例如中庸：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有時單一主題且不足賅，則須析其主題，使之對待，交互排比，蟬聯錯雜，以資解說，結果得一完備之理論。其對待者例如孟子：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其交互者例如孟子：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排比者例如孟子：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其蟬聯者例如孟子：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其錯雜者例如孟子：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至若命題過大，非單用一法所能盡者，則須備用諸法，綜析兼施，而理論始大明。例如尚書洪範，先立九疇之目，然後逐項分析之；每項中更析細目，一一釋之。析之又析，綱舉目張，論緒極繁，而一絲不亂。此抽象想念發展之極則也。其文篇幅過長，不具錄。

(乙)敘次順序——具象想念，蓋以事物為根據，事有終始，物有本末，於是因果生焉。每敘一事物，必須終始不亂，本末具明，主部在先，繫部在後，是為敘次順序。敘次

亦有單複之分單叙者主部及繫部各一，最簡之事物也。如「鄭人伐衞，」「鄭人」爲主部，「伐衞」爲繫部。「周公作無逸，」「周公」爲主部，「作無逸」爲繫部。有時省略主部，如春秋本魯史，其所書「螟」「大饑」「大雩」「城費」皆魯國之事，雖省主部而意仍可喻也。複叙者，有一主而數繫者，如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橫而鬬諸侯。」有數主而一繫者，如「寗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有二主繫對叙者，如「秦無亡矢遺鏃之患，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有數主繫列叙者，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有數主數繫幷叙者，如「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複叙者皆單叙之結合，苟析之，則每一主繫皆可自成順序；特爲整理便利計，就其類近者歸納於一方，以成爲種種方式耳。

事物之簡者固可以單敘或複敘法敘次之矣。若其事物過繁，非數語所可盡，則須先標主部，而次第述諸繫部。其要在使主部顯明，而繫部各有條理；切忌賓主不分，先後失序。如傳一人，則姓名居首，次及里貫家世，次及性格行為，又必自幼壯而老死；或括其佚聞，或殿以評論；中間或有夾敘他人處，亦當使其主賓分明。例如漢書甘延壽傳：

>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如誌一地，則地名居首，次及疆域沿革，次及山川形勢，風土景物，又必由大而小，由近而遠。例如漢書地理志述楚地：

>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江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率

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魯原作蔡）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若屬遊記，則須本其觀覽步履所及之先後，依次述之。例如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此篇內容，因帶寫景，不免有超過消極程度處，然凡屬遊記多所難免，覽者但注意其步驟，略其辭采可也。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如紀一事，則先舉主因，次陳經過，終明結果；其中述及事之關係人，亦當著明主賓。

例如史記述吳公子光之求立：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

如述一物，則先舉名目，次說形質，次詳功用。例如漢書食貨志述貨布：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

至如典章制度，事非一端，必須先綱領而後條目。例如尙書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遇其繁瑣複雜者，務醒眉目，須用歸納法敘之。例如孟子述周室班爵祿：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者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若夫史編地志，幷舉彙包，先後繁簡之間，尤難約言可盡，蓋具象想念之極則也。其文例過繁，不具舉。

(二)積極之想彩——積極之想彩，即想念中理想之發展也。按前述理想發展分想念之增加，變形，排列，態度四類：想念之增加為譬喻法；想念之變形為化成法；想念之排列為布置法；想念之態度為表出法。更分釋如次：

(甲)譬喻法——譬喻法者，在理想發展時，附加同一情趣之新想念，以豐富其原

情而使其意識結體之法也。此爲修辭過程中應用最廣，效力最大之一法，其別有九：

(1)直喩法——直喩者，以顯明之一事物比他事物，而喩義與本義區別極明也。有附以「如」「似」等說明詞者，如『富貴於我如浮雲』『飛雪似楊花』有不說而自明其爲喩者，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法詩中用之最多，例如：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喩子孫衆多）（詩螽斯）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喩寬仁之母）（詩凱風）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班婕妤怨歌行）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古詩）

說理文中亦常用其法，例如：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

……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

……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戰國策）

（2）隱喻法——隱喻與直喻異，藏沒比喻之形跡，使喻義與本義區別幾混，或竟不揭明本義，而全以喻義為之。此法較直喻為高，亦較直喻為難用，蓋雖隱其本意，而又不使其本意全晦，故非熟鍊融會者不能也。其法用之詩中者稍多，例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喻男女才性不齊各順其宜以求偶（詩匏有苦葉）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喻國君重斂不恤其民（詩碩鼠）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喻權臣蔽明）（孔子龜山操）

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喻去諸呂）（朱虛侯耕田歌）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喻身有所事，惜未早遇）（張籍節婦吟）

說理文中運用較難，故用者亦較少，然問對辯難之間，亦時見之。如：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喻典守者之責）（論語）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喻歷時久而使然，以明逐漸之故）（孟子）

其純用隱喻法說理者，惟莊子為多，所謂「寓言十九」之類是也。其他例如：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史記田敬仲世家）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韓非子難四）

（3）諷喻法——諷喻者，使一語兼含他義，將諷刺勸誨之意寓於物類或假託之事以資諷勸，蓋亦文學中應用最廣之法也。此法可分兩類：一則事實全屬虛構以行其諷喻之意；二則就眼前所感之事以牽合其諷喻之意。前者每託動物或無生物而使有人之言動，蓋屬於寓言；後者每借類似之事物而隱示以正義之所在，蓋屬於諷諫。其見於詩歌之諷喻，例如：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詩鴟鴞）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喩出處宜慎）（漢樂府雜曲）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喩兄弟相殘）（曹植七步詩）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淸朝飮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阮籍詠懷）

其見於議論之諷喩例如：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戰國策）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

他如禰衡鸚鵡賦，借喻一己身世之感，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借喻人主畋獵之害，皆辭賦之諷喻；國策莊辛對楚襄王，借蜻蛉黃雀黃鵠蔡靈侯之事喻襄王之淫侈，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對齊威王，借飲酒諸種方式喻威王之沈湎，皆說辭之諷喻，其文過繁，不具舉。

（4）引喻法——引喻者引古人之故事成語以飾其辭而增其信也。其法與隱喻法同屬隱藏本義喻義之區別，但有時亦如直喻法之顯明稱引，故名引喻法。其故事成語之所出，在西洋則多由聖經及希臘文學，在中國則多由經史及名家詩文。批評家號之曰「古典派」，或反對之。然其引喻之處，實則助進文情，增加會得，亦重要之修辭法也。其在詩歌中例如：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魏絳稱虞箴）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左思咏史）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陶潛咏貧士）以上引故事

其在議論文中用之尤多，例如：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大學）以上引成語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以上皆引故事成語

他如屈原離騷中歷舉太康羿澆桀紂諸人之敗亡，李斯諫逐客書首歷舉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諸人之有功，皆用其法。至於辭賦及駢儷文中屬辭比事，率皆引喻也。文多，不備舉。

（5）提喻法——提喻者，由全體與部分之關係結合而成，或提特稱以喻總名，或提總名以喻特稱；或提具象事物以喻抽象理論，或提抽象名詞以喻具象想念：亦修辭之要法也。推提喻之根本作用，蓋在人情隨近於特殊及具象之事物而增强，亦或由共同及抽象之名詞而易會。若粗視之，似故作曲言，而究非曲也。其法用於單詞者易見，如以「巢由」總喻隱士，以「嬙施」總喻美人，乃特稱喻總名；以「三國」喻魏，蜀，吳，以「右軍」喻王羲之，乃總名喻特稱。又如以

「觀火」喻明察，以「掩耳」喻厭聞，以「掛冠」喻退隱，以「折柳」喻送別，乃具象喻抽象；以「嗣續」喻子孫，以「伉儷」喻夫婦，以「不借」喻麻屨，以「步搖」喻首飾，乃抽象喻具象。至用之詩文句中者，特稱喻總名，例如：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姬姜喻美妻）（左傳引逸詩）

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羲和喻時日）（曹植贈王粲）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喻美人）（孟子）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板蕩喻亂世）（唐書）

總名喻特稱例如：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匡人」。（夫子匡人皆喻孔子）（班昭東征賦）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翰林喻李白吏部喻謝朓）（歐陽修贈王介甫）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喻孔子）（孟子）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三公喻鼂錯）（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具象喻抽象例如：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喻瘦（古詩）

「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喻[illegible]久（白居易上陽白髮人）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喻家貧（史記司馬相如傳）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喻亡（左傳僖五年）

抽象喻具象例如：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喻梅（陸凱詩）

君門嗟緜邈，身計念「居諸」。居諸喻日月（高適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喻仁人（論語）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昌喻草木（莊子）

（6）換喻法——換喻法，取異類名物以代本體而喻之也。其法與提喻法略似而實殊；蓋提者揭舉一端；換者以彼易此也。換喻法大別有四：一爲屬物與本體之關係，如「孟子」「莊子」以人名代其所箸之書，「黔首」以代百姓，「巾

幗」以代婦人是也；二爲假物與本體之關係，如「元首」「股肱」以代君臣，「檮杌」「饕餮」以代惡人是也；三爲地位與本體之關係，如「今上」以代君主，「萑苻」以代盜賊是也；四爲原料與本體之關係。如「毛穎」以代筆，「焦桐」以代琴是也。詩文中偶用此法，足以增其色彩，蓋藉聯想之作用而助情興也。其見於詩文句中者，

第一例如：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狐裘者服之之人（詩羔裘）

躡弗甲冑士，疇昔覽「穰苴」。穰苴者兵書（左思詠史）

太祖在漢中，劉備栖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擊之。」黃鬚者曹彰（魏略）

第二例如：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者惡人（詩正月）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鴛鴦喻人之聚合 參辰喻人之離散)（蘇武詩）

道濟見收，怒目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萬里長城喻大將)（宋書檀道濟傳）

第三例如：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東宮喻齊太子得臣)（詩碩人）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文園喻司馬相如)（杜牧詩）

「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被議述。(東魯喻孔子 西河喻子夏)（梁簡文帝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第四例如：

君子陽陽，左執「簧」。(毛傳簧笙也 說文簧笙中簧也)（詩君子陽陽）

萬里飄飄承蒼天，「麝煤」「鼠尾」過年年。(麝煤喻墨 鼠尾喻筆)（黃庭堅詩）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金革喻兵甲)（中庸）

(7)聲喻法——聲喻者，借事物之音以修飾文章也，蓋以一心領略事物之頃，隱將對方之音模成己音，附諸事物而使之活現也。故與音調項下所論之語勢

法及其他利用聲音表情之修辭諸法皆有聯絡。所異者：在彼以既成言語之聲音，適應自身之情或事物之音爲本意；在此以未成言語之聲音，模擬事物之音爲本意耳。詩文句中用此法者殊不少，見例如：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瀟瀟，雞鳴膠膠。（詩風雨）餘如嚶嚶草蟲，雝雝鳴雁，倉庚喈喈，伐木丁丁，皆是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木蘭詩）

灟泋濩渭，蕩雲沃日。注謂衆波之聲（木華海賦）

砯巖鼓作，㴸濤㶁灂，注謂大波相擊之聲（郭璞江賦）

飄忽淜滂，注謂風擊物聲 激揚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宋玉風賦）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潘岳笙賦）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論語）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莊子養生主）

(8) 字喻法——字喻者，根於字以增植其想念，而使之結體也。此法惟適用於單音合體之文字，而於音標文字則非所宜。字喻法大別有二：一就字形之離合以成辭；二就字與字之結合以成辭。前者如離合詩及字謎之類；後者如迴文詩之類。雖云小巧，大雅不爲，然就其結構工巧處言之，亦頗見修辭之多術。前例如：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 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 呂公磯釣，闔口渭旁。(離口字) 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 好是正直，女回於匡。(離子字) 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常離乙字古文與今文或不同合成孔) 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 虵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鬲虫合成融) 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 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與才合成舉) (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放棹遊遙途，方與情人別。嘯歌亦何言，肅爾淩霜節。(各字) ——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三川何足苦。(念字) (謝惠連離合詩)

開門枕芳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蔦秀，木末風雲高。屋室何寥廓，至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友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欒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詎相勞。(閑居有樂) (沈炯離合詩贈江藻)

東皋煙雨歸耕日，免去玄冠手刈禾。火滿酒爐詩在口，今人無計奈儂何。晚秋吟（皮日休雜合詩）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鮑照井字謎）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王安石字中點謎）見雞肋編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不得生。（漢獻帝初京師童謠）見後漢書五行志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古絕句）

後例如：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解否？」修：曰『解。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世說）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艸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艸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瑯嬛記）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曠悲路長。身微憫己處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冰霜。新故感意殊面精。春陽熙茂凋蘭芳。琴清流楚激清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咏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慘傷。（蘇蕙璇璣圖詩）圖共八百四十一字。正反，橫斜，交互，進退讀之皆成文章，據前人謂可律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八百餘首，今錄其外廓。

風捲雪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薛氏冬詞迴文）

孀南江淺紅梅小，小梅紅淺江南孀。窺我向疎籬，疎籬向我窺，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離別惜殘枝。枝殘惜別離。（蘇軾迴文菩薩蠻詞）此詞下句即迴上句之文，與前例略異。

（9）詞喻法——詞喻者根於詞句以增植想念。而使其語含有複意也。英語中Quibble 一字足以當之。大抵借音近之一語巧作雙關，或易爲滑稽性之他語以資喻飾，其用雖小，亦修辭之一法也。例如：

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借嬌作驕（樂府華山畿）

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借碑作悲（樂府讀曲歌）

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烟冷雪成堆，作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竟作灰。借炭作歎（粵中民歌）

柚子披皮瓤有心。小時相好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底，箇裏那得不相尋。借瓤作郎梳作疏（同上）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借德爲得玄爲懸（諧噱錄）

（同上）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尙書典錢。李尙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借典爲典貨意

(乙)化成法——化成法者，在理想發展時，變化原具之想念以助進其情致而使其意識活潑之法也。此亦修辭過程中運用之要法，其別有四：

(1)擬人法——擬人者，將無情物視同人類之有情物，或將無生物表爲人類之有情物。此法可分三類：一僅將冠於有情物之靜狀詞加於無情物，其初步也；二將無情物或無生物視如人類，使之有人類同稱之動作；三將無情物或無生物完全化爲人類，使之動作且如人之言談問答。此特以程度深淺而分，其根本固一致也。餘如用人稱代字以代無生物，亦屬擬人法之最簡者，前二法悉多用於詩詞句中，後法多用爲詩詞。第一例如：

憤風驚急岸。（何遜詩）

慵紅悶翠掩青鸞。（韓偓詩）

共賞西園正娟春。（李中詩）

山郡號風寡狐泣，杜鵑嗚咽怨幽冥。（劉基蜀國弦樂府）

第二例如：

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杜甫高都護驄馬歌）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詩）

只有荷蜂不愁雨，蠟房仰臥萬花枝。（蘇軾詩）

梅已偸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秦觀詩）

一樹黃葵金盞側，勸人相對醉西風。（潘德久詩）

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呼不已。（歐陽修詩）

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蘇軾詞）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簪花不解愁。（黃庭堅詞）

第三例如：

陽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詩萇楚）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棱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郤寄書叢污緣楮。何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玆餘泣，通譜未許宏農陶。暮年得君異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滿本弟昆，趣清尙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異瓦礫，莫望韓公無瘞文！（陳與義呂道士瓦硯歌）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眩，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歎汝於知己，眞少恩哉！ 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卽去，招亦須來。」（辛棄疾沁園春止酒詞）.

餘例如詩經「摽有梅，其實七兮」，「蘀兮蘀兮，風其吹汝」等句中代字皆用人稱。

（2）現實法——現實者，以過去未來之事物全託於想念中者，描寫爲目前之

法也。此法可分三類：一歷史現實法，將過去事物述來如現在也，歷史家多用此法，但西洋近世史家因欲保存科學之精密，遂於語句間漸將詩歌之現實法筆法減少；二豫言現實法，與歷史現實法相反，蓋以未來事物說作現在也，演說家好用此法以聳聽衆；三想象現實法，則不論時間上之過去未來，惟將空想之事物說成目前也，詩歌中常用此法。第一例如：

……項王卽日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且皆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如何？』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史記項羽本紀）

第二例如：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國策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

第三例如：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清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帝王之門哉？（仲長統樂志論）

與女遊兮九河，衝起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

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屈原九歌河伯）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杜甫麗人行）

（3）頓呼法——頓呼者，由情盛之故，舉非現有之事如在目前，述無生命之物若有生命，以此種想法加諸事物呼而出之也。蓋當人之想像底於極強時，幾難分現實與想象之界。此時遂將平叙文勢突變爲對語，以資表現其情感也。此與前二法俱相關，但有舒徐急迫之分耳。其用於詩歌者頗多，例如：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

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接輿歌）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汝適楚國！』（甯戚飯牛歌）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盧仝有所思）

一天蟾影映婆娑，萬古誰將此鏡磨？年年不缺些兒個，廣寒宮好快活！碧天遙難問姮娥。我獨對清光坐，閑將白雪歌。『月兒你團圓，我郤如何？』（宋方壺居庸關中秋對月水仙子小令）

（4）誇張法——誇張者，亦由情盛之故，表述事物比之實際而加誇張，以警動讀者也。在普通平叙文，多貴照實鋪寫而忌浮夸；然為助進文情計，則常不恤為過甚之辭，故加增飾。此法可分二類：一偶於一篇中故作數誇張語以增寫氣勢

助其興趣；一一全部皆由誇張之旨以構成。此法詩文中皆常用之，前例如：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左思詠史）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李白將進酒）

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高軒過）

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張孝祥念奴嬌詞）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思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孟子）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戰國策）。

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旣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列子湯問）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莊子外物）

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趙至與嵇茂齊書）

後例如：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坐。』玉因唏曰：『操是太阿，戮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天蹴地，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如何？』楚王曰：『善！』（宋玉大言賦）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劉伶酒德頌）

（丙）布置法——布置法者，在理想發展時，整頓其想念而爲適當之排列，以疏理其情緒而使其意識完固之法也。此法爲篇章結構所適用，若單詞則不可見。其別有六：

（1）對偶法——對偶者，因人心有向背聯偶之自然越勢，遂本之而爲齊巧之布置，將兩事相提並舉以見指撝也。兩事有相向者，如「父慈子孝」有相背者，如「口密腹劍」；有相聯者如「天香國色」；有相偶者如「春華秋實」要在意義平行，輕重悉稱。此法在文中應用最廣，六經諸子已早用之，詩賦駢儷中尤爲要素。例如：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繫辭）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老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本，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枚乘上書諫吳王）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熾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軻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劉峻廣絕交論）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

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淸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陸機文賦）

立德齊今古；賢仁一毀譽。無機抱甕沒；有道帶經鉏。處下唯名惠；能賢本性遷。未論驚寵辱；安知繫慘舒。（庾信奉和永豐殿下言志詩）

（2）漸層法——漸層者，因想念之有層次，遂本之而爲步驟迭進之布置，將辭句構成由淺而深，由弱而强，由低而高之階級也。此法須有二數以上不相齊等之事物，方可依次列舉，有所歸宿，例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宋玉對楚王問）

一命而傴；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正考父鼎銘）

少年聽雨江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如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虞美人詞）

（3）複疊法——複疊者，因情感濃重，遂重疊其辭句以宣發之，而使讀者動深切之感也。同辭同義謂之複；異辭同義謂之疊，有句之複疊，有章之複疊，要不外表現有餘之情。故常用於抒情之詩歌中，可增益其韻味。至文中亦有用之者，皆所以助情趣也。例如：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詩江有汜）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詩山有樞）

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眞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乙。人間本自無靈匹。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嫉。（孟郊嬋娟篇）

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帘招。秋娘容與泰娘嬌，風又飄飄，雨又蕭蕭。　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蔣捷一翦梅詞）

呀！俺向着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餱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王；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蛩。泣寒蛩；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馬致遠漢宮秋雜劇）

文中複疊者如孟子與齊王論鼓樂田獵，辭不具舉。

（4）照應法——照應者，篇章之際前後互應以通脈絡，所以使文章結構趨於緊固也。此法爲一切文章所必需，而於議論文關係尤切。若行文不注意前後之照應，則篇章散漫，甚且矛盾。惟照應有顯有隱，顯者易見隱者難明耳。顯例如：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

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詩）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孟子）

隱例如：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陶潛讀山海經）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故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史記五帝本紀贊）

（5）轉折法——轉折者，所以轉變思想脈絡之法也。言情論事，每須借抑揚開闔以擴張文勢。故文之前後，必有不同之意相爲主賓，方足顯其理之所在。要在正反分明，斯爲醒豁耳。言情者例如：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詩叔于田）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延年歌）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淸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采，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鮑照擬行路難）

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一度欲離別，千迴結衣襟。結妾獨守志，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裳，不

如結心腸。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孟郊詩）

論事例如在：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孟子）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從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韓愈雜說）

（6）倒裝法——倒裝者，顚倒其普通之順序也。前述消極想彩下，曾論敘次之順序；然依積極修辭之目的，可作成倒裝辭法，以喚起注意。如格調高亢之詩文，

及數章相合之長文，常有顛倒順序者，或敘原因於篇末，或以結論為冒頭，皆屬於倒裝法也。例如：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敘原因於篇末（諸葛亮梁甫吟）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以結論為冒頭（歐陽修五代史伶官

傳序）

（丁）表出法——表出法者，在理想發展時。審擇其適應之態度，以表達其情趣而使其意識豁露之法也。此法為修辭過程之終點，其別有七：

（1）問答法——問答者，託二人以上之問答，以引出欲說之意也。此法在文中無論言情說理，皆常用之。言情者如古詩古賦，說理者如經傳諸子，或假託人之問答，或作者自相問答，悉以明情意之所聚。餘如小說戲劇，皆可視為問答體之長篇。特歷史中紀實之問答，不在此類耳。言情者例如：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間。闊君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

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人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屈原漁父）

說理者例如：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

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公孫龍子通變論）

（2）設疑法——設疑者，有問而不必有答也。其設疑之意，非眞不解而甘受教，蓋以求聽者心中豫期之解答耳。此法可使人特別注意於所問，而與以一種說明資料使其自往索解，因之有感及更深一層之效果。詩文中悉常用之，例如：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伐檀）

日月照照乎寖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將奈何？——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吳越春秋漁父歌）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離騷）餘如天問篇幾全爲設疑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賈誼鵩鳥賦）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

（3）詠歎法——詠歎者，所以使文有勢而情趨激，故於語句間偶洩其歎聲也。其句法雖有多方，而最通常者則爲句首尾用「噫」「嗚呼」「吁嗟」等字起結，或句末用「哉」「乎」「兮」「夫」等字落。又有顛倒語句之配置以表詠歎之意者，則於倒裝法有關，但其詠歎處則屬此法耳。例如：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詩擊鼓）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北門）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梁鴻五噫歌）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蜀道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庸）

……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朝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司馬遷報任安書）

其餘詩文中多用此法，頌贊，哀祭類尤要，辭不具舉。

（4）反語法——反語者，辭之外表與內含相反之語句也。其搆成之要素有三：一語意與言者之眞意相反；二言時含有譏諷之情；三指摘他人之不當。要皆歸於攻擊嘲弄，使聽者較受直行指摘爲尤切；且因其常取誇張之勢，故使人不快亦尤甚。例如：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不妨！（白居易新樂府）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左傳）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史記滑稽列傳）

（5）曲言法——曲言者，因欲緩和語氣或助強語勢，故應直言而不直言，應斷定而不斷定，飾其語氣而以婉曲出之也。其用或屬陳說，或屬諷議，較直言斷定爲有效，若所以喚起聽者之感情也。例如：

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優孟歌）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

（6）警句法——警句者，用語奇意深或語簡情富之辭句以抒情說理而動人深省也。此法之作用，不外將思想態度表現緊張，而使人感覺深刻爲之驚歎。故必以多量之想念，歸納凝鍊，使之集中，斯文章方不平衍。詩文中多用此法，例如：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飆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古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斛律金敕勒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杜甫戲作花卿歌）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帷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同上將進酒）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如何？』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人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亦

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諸葛亮出師表）

（7）詳略法——詳略者，表情述事，有時用特詳之寫法，有時用疏略之寫法。其詳略處非由情事之本體，而出於作者意象之翦裁。用此以成變化，而免呆滯，亦修辭上之一種技巧也。其在一篇中兼具詳畧二法者，例如：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鐙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

中腸。爲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擧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杜甫贈衛八處士）評述今情略於敍事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史記晏子列傳）史遷傳管晏，而「旣見其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第三章　辭藻之外形

辭藻之外形，卽言語之色彩也。在修辭過程中，語彩有消極積極兩種，玆分述之：

（一）消極之語彩——消極之語彩，卽言語上照實之適應也。此等言語僅求切合思想而明白表現之，然不能有所補益。故此時工作均屬消極，惟在檢點文中有無亂雜欠通，或含混不明之語足以害意，隨手除去，以底於文從字順。去其亂雜，則行文可得純正；去其含混，則用語可得明確。不經此過程者，則達意尚虞不足，益無望於成美。更分釋如次：

（甲）行文純正——消極語彩僅求明白表現思想，固不求美，然亦不可使人有醜之反感。醜蓋零度以下之積極現象，積極語彩中偶故用之耳。消極語彩則當以純正爲本。純正之象，乍不易明，然可就其對方——不純正——識別之，而認爲文章之病。作者果能力戒此病，自可得純正之結果。

謂言語之不純正者，以其違背當時之標準語也。有國語之標準，有雅言之標準，任違其一，皆不免於不純正。違背國語之標準者，在同一國內亦不能通；違背雅言之標準者，後世及當世文壇俱難行用。是不純正之語，有妨礙思想表現之患矣。不純正現象宜戒者，約有七端：

（1）戒方言——方言者，地方特殊之語，未經通行於通都大邑者也。如用之文中，足以妨礙純正。在昔中國文章口語懸隔之日，方言尙少影響於行文；及言文一致之議興，此弊亦隨之而見。蓋一國之標準語，皆以其都會語言而定；又以當日文壇中心勢力所採用之中上社會語言而定；復以時代變遷，交通便利諸因，地方語或進而爲標準語，標準語或退而爲地方語，而要以當時社會普及與否而定。若違其標準，即爲語病。至於故意用之以表地方彩色者，不在此例。

（2）戒俚語——俚語者，俚俗猥鄙之語，未經流行於中上社會者也。如用之文中，足以破壞純正。中國往日言文懸隔太甚，大概以文言爲雅，口語爲俗。其實口

語尚非絕對俚俗，惟純粹文言文中禁之耳；別有一種市井習道之語，則雖語體文中亦在所必戒矣。

（3）戒古語——古語者，古代習語未經近世援用，而僅見於生僻之古書者也。以之入文，易生不純正之感。古代訓詁語法，有已廢者，有至今仍習用者。已廢者當弗用以免晦澀；其習用者則與今語無殊，不必避也。大抵為平叙之文言文者不宜雜入過於古奧之句；為語體文者不宜雜入純屬文言之句。萬一採用，亦須詳察其是否與當時標準語懸遠，以求無害於文之純正。

（4）戒外國語——外國語者，他國之名詞習語，或音譯，或直譯之語也。在昔如佛經及胡語，近代如西洋日本一切音譯直譯名詞，在未流行成為標準語以前，用之必生不純正之感。然迨輸入外國思想最甚之時，勢難拒絕外國語之闖入。惟經應用成熟後，遂漸與標準語相近，或全沒入標準語而毫無區別；於是生硬欠妥等感覺悄釋，而成為自然之辭藻矣。餘如佛經及東西洋之語法與中國均

異，其用忌與前例同。

（5）戒科語——科語者，專門科學藝術之語，非普通所習者也。以之入文，亦易生不純正之感。除論述專門科學必用其名詞，此外究宜愼用。因科語自具意義，雜入普通文中，多屬借用，於義無取，徒妨純正而已。至於科語用熟，與普通語不生區別者，漸亦可以入文。如哲學上之「相對」「絕對」，法學上之「權利」「義務，」日常蓋亦用之矣。

（6）戒濫造語——濫造語者，作者避卻習見杜撰辭句，而不合理之新語也。如見於篇章，往往有害於文之純正。在西洋凡新造語皆從希臘及拉丁語而來，日本皆從漢語而變。中國近由外國輸入多種學術，固不免生出新語，然襲用日本名詞居多。日本常將漢語改其原意，生造新語。有時譯文中難於避免，不得不偶一用之。若作修辭應用，不免生不純正之感矣。

（7）戒訛誤語——訛誤語者，因世俗疎忽，將形聲相近之字句，混淆誤用而不

合理之語也。亦有經前人誤用或習俗流用後，遂久假而不歸者：如「鑿枘」一語，本意「相合」特方枘圓鑿則不合耳，而世俗往往誤用作「不合」之意；又如「內人」一名本指「宮御」非一切妻稱也，而世俗久已誤作己妻之稱。他如尚書大傳「列風淫雨」後人訛爲「別」「淮」；後漢書「元元之災」後人訛爲「元二」；楊雄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簒」自後漢書或作「何慕」而蘇軾詩遂有「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之句；孟子「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自江淹恨賦用作「孤臣危涕孽子墜心」而陳與義詩遂有「年華入危涕，世事本前期」之句。凡此皆不足爲常訓也。

總上所列之方言俚語，古語，外國語，科語，濫造語，訛誤語等，皆以當時國語及雅言爲標準。特言語文章均有習慣性，隨附其間，各語儻經名人行用，或因他故流行，久之自成習見而與標準語接近。可知所謂標準者，蓋因時代自然之變遷，而非一二人所可強立者也。雖然文章之傅色揣稱，實係於作者之修養與經驗。修

養深，經驗多者，其所能領會之處，亦較常人爲深爲多。執其所作以衡孰爲純正，孰非純正，庶幾寡失。由是可知修辭之標準斷屬於文壇！

（乙）用語明確——消極語彩之第二要點爲明確，明確者，文顯義立而不陷入晦澀游移也。若意識未明，辭義未確，則讀者莫明旨趣，解者靡所適從，亦殊妨於思想之表現。不明確之病宜戒者，約有四端：

（1）戒異辭同義語——異辭同義之語，見於故籍者頗多。善用之，可得掩映之利，而救重複之嫌，於辭藻上收效極大。如爾雅「始」之一義，凡十一言「大」之一義，凡三十九言，而用各有當，不必盡取。（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皆所以通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繁不勝舉。）但昔人爲文，往往複用。如莊子「吾無糧，我無食也」吾即我也。老子「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即谷也。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足下即吾子也。所指者一，而貳其辭者，爲對偶耳，然同時有妨於用語之明確，亦不少。又有語經申釋而意仍不明者，必其申釋之語未有發明，徒易其辭，如墨子所

稱問「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問「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之類。皆足令作者不能達其欲說與必說之意。故異辭同義之語，徒混而無益。理論文中，尤宜致意。

（2）戒同辭異義語——同辭異義之語，最易生誤解與疑問。如詩經「誰謂河廣，曾不容刀」之刀字，訓爲小舟，與莊子「奏刀騞然」之刀字異義也；若在一文中兼指二物，則使人難明矣。又如唐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一語，固爲名句，然後人多起異解。通常釋爲「夜半之鐘聲傳至客船，」當已；或又釋爲「夜半有鐘聲時，客船方到，」且有謂夜半不鳴鐘，或其鐘名「夜半鐘」者，則更離奇矣。凡此皆不明確之弊使然也。

（3）戒曖昧語——用曖昧語使文章陷入不明確，當於說理文中見之，大抵作者無定見時卽假此以爲遁飾。亦有因措詞不善者，則以違文典及語言之習慣耳。在平敍文中，說理敍事皆貴明白，故措辭不在彫飾，用字不求新奇，惟以切當

爲目的。若思想游移，觀察模糊，自不能不墮曖昧之弊。若夫詩歌辭賦，或意存諷刺，或情在隱微，則自難一一索其達詁，非本節所論也。

（4）戒假借語——文中有時假借成語以達意，苟能得當，可使人起敏捷之感悟；不當則不明確之病亦隨之而生。因成語既經借用，即易與原意相出入而不能照實表現，故不可不審愼用之。若其文飾過甚，則似是而非之事每足混眞。如言「苛察」則曰「吹毛求疵，」言「顯露」則曰「水落石出，」言「弭患」則曰「釜底抽薪，」言「自欺」則曰「掩耳盜鈴」皆以譬喻爲辭，鄰於積極。如作平叙文及說理文，終不宜用也。

（二）積極之語彩——積極之語彩，即言語上技巧之適應也。按前述表情之利用可分語趣及音調二類：語趣者言語聯想所生之光澤；音調者聲音性別所含之情韻也。更分釋如次：

（甲）語趣之表情——凡言語各具其固有之意義及感情；然社會之背景各殊，

人心之情態不一，故言語之用，須各求適應以得其當。譬諸繪畫之色調，其冷熱靜躁之別，用以表現自然之風景各有所宜；若或舛錯，即失調和之效。文章之構成，當視其思想目的之所在，然後審其背景，體其情態，必如何而後相副。於是選擇言語之習慣切合者施之於文，使讀者生敏捷之聯想。如「炎風朔雪」所以喻荒塞之情；「畫棟珠簾」所以傳富麗之景；「重扃落葉」，則秋色凄然；「草長鶯飛」，則春光宛爾。他如摹雅度則「輕裘緩帶」；狀碩人則「螓首蛾眉」；寫壯懷則「怒髮衝冠」；語卑佞則「脅肩諂笑」。凡此之類，猶曰借具象之名，近譬喻之法。若乃「夥頤」突發，足徵驚怪之情；「乃公」自稱，躍然嫚罵之態；「老奴」則親昵如見；「阿嬰」則懷戀可聞。此語之背景使然也。同一「月」也，言苦則曰「孤」，言樂則曰「朗」；同一「燈」也，言靜則曰「青」，言譁則曰「華」；同一「鳥」也，言悲則曰「啼」，言愉則曰「語」；同一「波」也，言衰則曰「逝」，言盛則曰「騰」。此心之情態使然也。觀於史傳紀載，時復傳神，詩人賦情，尤多入妙。所謂「言外

意,超外音」者,皆語趣之功也。

前章消極語彩下所列不純正各端——方言,俚語,古語,外國語,科語——如假為積極辭藻用之文中,其效果又自不少。如用方言以表現地方之情趣;用俚語以表現村野之情趣;用古語以表現古代之情趣;用外國語以表現異國之情趣;用科語以表現專門學者之情趣;惟濫造語及誤用語不可入耳。總各種語趣而歸納之,約有文壇,社會,滑稽三種:文壇之語趣者,其語慣用於文壇,帶有文壇背景,使讀者生雅潔及優美之念,而絕無粗野之刺激也。社會之語趣者,其語各表現其所屬之社會,而豐富其情趣也;但有時社會語趣與文壇或有矛盾,則彼此之間,應視作家之風格及思想之目的而定其取舍。滑稽之語趣者,利用反性之語氣以增情趣也。如貧人作鄙語,丈夫為柔辭,成人出稚言,南人效北調,皆足引起滑稽之風味而使聞者解頤。

(乙)音調之表修——音調佔修辭上之重要位置,凡言語之選擇及配置,大中

以此爲標準而判其精粗優劣焉。音調有二種：一屬語勢，乃本字音之別性以適應語情，或本字音之結合以補助語氣；二屬形式，乃本音調之變化以組成活動之形式，或本形式美之原理以製爲固定之規律。茲再分釋之：

（1）語勢之音調——語勢之音調，分音趣與音勢二種。音趣者，即利用音之別性所附帶之情感，加諸事物而適應其情也。此與前論聲喻法有聯絡。然彼以模擬事物之音爲本意；而此則不限於事物固有之音，而惟以聲音適應語情爲本意。詩大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可知聲音之於人心，關係至切，效用至妙。言語文章固以思想情感爲本，而聲音實時時與之相應。選擇聲音適當之字以副其思想情感，必可使聽者讀者得深切之領會而與之同情。此論前已於論「言語與聲音」中發其端矣。惟用以明音趣之效則尤切焉。如楚辭『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此以「溶溶」「澹澹」之形容水者以形容心情，而其字音亦含一種恬靜之情態；及晏殊用之於詩，則曰『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其所形容者又爲月爲風，而所含恬靜之態一致也。詩經「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謂寒風寒氣也，而其字音亦宛含森厲之情；推至「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字雖不同，音則相似，而寒苦之狀，森厲之情，亦一致也。即杜甫詩「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冽。」及元稹詩「晚風寒獵獵」字雖變易，無非以表寒苦森厲之情，皆一本也。故知狀物傳情之語，出之以雙聲疊韻者，多無實義，而但屬音趣之作用而已。

音勢者，即利用音之結合所構成之氣勢，運諸語文而補助其氣也。凡人之言語，於其固有之意義外，尚有種種氣勢存乎聲音結合之間。單詞片語則不可見，若聯綴多數之字句以爲篇章，則其氣勢之抑揚，收縱，强弱，緩急，可以畢見。此與人心情感，關係至切。個人性質之剛柔及一時興會之苦快，皆不覺流露焉。昔人論文者亦有見於此，如劉大櫆云：「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

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又云：「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學者求神氣得之音節，求音節得之字句，思過半矣。」此皆音勢之說也。如孟子梁惠王問利國一章，音調迴復，文氣矯健；而史記魏世家所紀，語意猶是，其氣勢則靡弱矣。又如樂毅報燕惠王書見於史記者，音調頓挫，文氣沈鬱；而戰國策所載字句稍變，其氣勢則散漫矣。凡此皆音勢爲之也。今分別摘錄以資比較：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

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

臣不佞，不他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孼，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明，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史記)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世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戰國策）

（2）形式之音調——形式之音調，分普通與特殊二種：普通者謂之口調，存在於一切文辭中；特殊者謂之律格，止限於文辭中之特別現象。二者之所由成立：一屬運用之經驗；一屬固定之規律。一則略參形式美之原理，應用於各種詩文，無一定之模範；一則恪依形式美之原則，作爲多種模範，以示形式之歸趨。然規律亦由口調進步而成，則其本一耳。

何謂形式美？自來美學家所稱之統一，均整，調和，變化，對照等，皆其條件也。但統一，調和，均整，究其大旨略取從同，故可歸入統一原則；變化，對照，究其大旨蓋在見異，故可歸入變化原則。於是形式美之原則可列爲統一與變化兩端，於以現種種形態。至統一何以能美？變化何以能美？形式美之意義若何？皆屬美學中應究問題，茲姑不論。要之，文章詩歌之音節，遇有變化統一時，讀之即生快感，此恆人可識者。口調律格，蓋基於此理耳。

(A)口調——口調之主要者有三：一句讀法，二奇偶法，三諧疊法。茲分釋之：

(ㄅ)句讀法——句讀法者，由句讀之長短參差以成音調之美也。此爲作文時一種重要之修辭法。文之口調良否，首視此現象如何而定。然與文典中之作句法及文章論皆屬不同。在彼則以字之結構，句之用法各歸順適爲主；在此則以字句之結合參以音數之變化統一，使成自由之聲調爲主。作文若但依作句法而不知修辭，則口調不順。欲救其弊，必須酌變意義上之句讀，或在同

一句內增減音數，是卽句讀法也。如詩之五七言，文之四六，卽句讀法之統一者也；五七言變以長短，四六文變以參差，卽句讀法之變化者也。文章流別云：「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此詩之句讀法也。文心雕龍云：「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此文之句讀法也。惟應注意者，句讀法指尚未成固定之規律者言；如句讀之已成規律者，則歸於律格範圍矣。茲就詩文中句讀齊變之跡，約舉其例如：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詩行露）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七月）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漢武帝落葉哀蟬曲）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右詩皆舉句讀參差者，以見一斑。至四言，五言，七言整齊之句讀，不具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由其有四體也；有是四體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䐜，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史記滑稽傳）

右二例：前多變而氣盛；後多齊而氣舒。前兼疊句；後兼諸協。皆口調之極則（二）。

（文）奇偶法——奇偶法者，由字句之奇偶相間以成音調之美也。此與消極想彩中所論排比，及積極想彩中所論對偶俱有聯絡。但彼由思想之比偶；而此則著重字句之比偶。且彼專重偶；而此則必兼以奇耳。大抵文章氣勢緊於奇偶者頗重。奇多流美；偶多凝重。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

植其骨。經史之文，無意爲偶，而不能獨奇；駢儷之辭，無取乎奇，而不能純偶。此口調之兼用變化統一二原則者也。此法用於文中，變化多端，隨在可見。約舉其例如：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奇）欽明文思（每字相偶）安安。（疊字相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二句爲偶）克明峻德，（奇）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四句爲偶）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三句奇，而協和與平章句偶，後句意偶。）（書堯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二句爲偶）禮尚往來。（奇）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二句爲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二句爲偶）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奇）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三句奇而後二句意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二句爲偶）（曲禮）

戰城南。死郭北。（二句爲偶）野死不葬烏可食。（奇）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四句奇）水聲激激；蒲葦冥冥。（二句爲偶）梟騎戰鬬死，駑馬裴回鳴。（二字爲偶）梁築室，（奇）何以南？何以北？（二句爲偶）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四句奇）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二爲爲偶）（古樂府戰城南）

其他駢儷文及律體詩中用偶最多，以涉於律格，不具舉。

（一）諸疊法——諸疊法者，由字音之調諧或重疊以成音調之美也。此與前章布置法中之複疊，及下節律格中之韻協俱有聯絡。但彼所謂疊者在意；而此則純在於音。彼所謂協者有固定之韻位；而此則出於自然。大抵詩文中有諸疊處，讀之必易引起快感；此聲音通乎感情之顯著者也。茲就經傳文中用諸疊者及古詩之用疊音者，約舉其例如：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書洪範）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運）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孟子）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古辭飲馬長城窟行）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桕樹，樹下卽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飛鴻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梁武帝西洲曲）

（B）律格——律格卽詩形也。蓋以語音作音樂之利用，而組成固定之方式也。

律格之主要者有三：一句調法，二韻協法，三平仄法。茲分述之：

（ㄅ）句調法——句調法者，以音數爲律格之基礎而定句調之方式也。中國

一字一音，音數卽爲字數。積音成步，積步成句，積句成均，積均成解，積解成篇。故中國詩歌可析爲步，句，均，解，篇五項：

「步」之單位爲音。有一步一音者謂之單音步；有一步二音者音之二音步；有一步三音者謂之三音步。二音步之用最廣；單音步次之；三音步則較少。例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關雎）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漢武帝落葉哀蟬曲）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唐哥舒歌）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詩）

恰正好—嘔孜孜—霓裳—歌舞，不隄防—撲撲撲—漁陽—戰鼓。（長生殿彈詞）

或有以三音步可廢者，此在正式五七言詩句中可析之爲二音步與單音步耳。若如曲中襯字之三音者唱過甚疾，止能作一頓而不可析爲兩音步也。

「句」之單位爲步。有一句一步者謂之單步句；有一句二步者爲之二步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者類推，不可更多矣。一步句者，一字句或二字句也；二

步句者，三言或四言也；三步句者五言或六言也；四步句者，七言或八言也；五步句者，九言而間有十言也；六步句者，十一言也；七步句者十三言也。五步以上用者已少，因句太長不便唱讀耳。例如：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緇衣）

天，休使圓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嬋娟。（蔡伸十六字令詞）

右「敝」「還」「天」皆單音步之單步句。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詩魚麗）

湖上，閒望雨瀟瀟，烟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消，終朝，夢魂迷晚潮。（溫庭筠河傳）

右「鱨鯊」「湖上」「閒望」「路遙」「終朝」皆二音步之單步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詩麟趾）

……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張炎高陽臺詞）

右皆二步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詩伐檀）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庾信重別周尚書）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淸風。（王建宮中三臺詞）

右皆三步句。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垓下歌）

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伐檀）

右皆四步句。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木蘭辭）

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劉基二鬼詩）

右皆五步句。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杜甫短歌行）

右六步句。

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剌衝天飛。（劉基二鬼詩）

右七步句。

「均」之單位爲句。有一均一句者；有一均二句者；有一均三四句者。一均約當詩之一聯或詞之一韻；然不能以有韻之句皆爲均，如詩之起韻轉韻句皆當與下句併作一均；惟古歌及詞有一句爲一均者耳。例如：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孔子獲麟歌）

右皆單句均。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鉅鉾。（橫吹曲企喻歌）

右皆二句均。

亭皋木葉下，重陽近，又是擣衣秋。奈愁入庾腸，老侵潘鬢，謾簪黃菊，花也應羞。楚天晚，白蘋烟近處，紅蓼水邊頭。芳草有情，夕陽無語，雁橫南浦，人倚西樓。……（張耒風流子詞）

右皆三句均及四句均。

「解」之單位爲均。有一解一均者；有一解二均者；有一解三四均者。解爲詩之段落，詩經之章，古樂府之解，詞曲之疊，性質皆同。例如：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詩盧令三章）

右一均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企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詩河廣二章）

右二均解，唐以後詩之五七絕，詞之小令，準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詩葛覃三章之一）

憶眠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沈約六憶之一）

右三均解，詞之引近準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詩谷風六章之一）

右四均解，唐以後詩之五七律，詞之慢，準此。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民勞五章之一）

右五均解。六均以上不備舉。

「篇」之單位爲解。有一篇一解者；有一篇二解者；有一篇三四解以至數十解者。詩經之篇最多者有十六章；古樂府及詩最多者至數十首；詞最多者爲四疊；曲最多者有二三十支。例繁，不具舉。

（攵）韻協法——韻協法者，以音位爲律格之基礎，而將同一或類似之音依一定之間隔安置而使之和協也。韻協之法，在中國詩中，其體甚繁。有句中協，有每句協，有二句協，有三句協，有轉協，有隔協，有懸足協。約舉其例如：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詩九罭）

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

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虞集折桂令）

右例，前爲首二句句首及句中隔句相協；後爲本句句中與句尾自協：皆句中協。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長發）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淸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魏文帝燕歌行）

愁脈脈。目斷江南江北。烟樹重重芳信隔。小樓山幾尺。——細草孤雲斜日。一晌弄晴天色。簾外落花飛不待。東風無氣力。（陳克謁金門詞）

右皆每句協。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詩燕燕）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

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李陵與蘇武詩）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杜甫詠懷古跡）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歡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爲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歐陽修錦堂春詞）

右皆二句協。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載於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李斯嶧山刻石）

右三句協。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詩板）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西山西。戍樓西望烟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靖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岑參輪臺歌）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飛歸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李白菩薩蠻詞）

右皆轉協。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兔罝）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詩卷阿）

花映柳條閒向綠萍池上。凭闌干，窺細浪雨蕭蕭。——近來音信兩疎索。洞房空寂寞。掩銀屏，垂翠箔。度春宵。（溫庭筠酒泉子詞）

右皆隔協。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詩猗嗟）

青春受謝，白日招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楚辭大招）

醉兮瓊瀣浮觴些。招兮遣巫陽些。君毋去此，颶風將起，天微黃些。野馬塵埃，汚君楚楚白衣裳些。駕空兮雲浪茫洋東下，流君往他方些。——月滿兮西廂些。叫雲兮笛凄涼些。歸來爲我，重倚蛟背寒鱗蒼些。俯視春紅，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曉，招君未至我心傷些。（蔣捷水龍吟詞）

右皆懸足協。

韻協之施於詩者，顯而易見。本以上諸例求之於前人詩詞，隨在可得其方式矣。

（一）平仄法——平仄法者，以音性爲律格之基礎，而將字之平聲仄聲者參錯排比，以成音調之抑揚也。平仄之法，在吾國齊梁以前，尙未注意。雖陸機文賦有「音聲迭代」之語，然未詳發。及劉勰始謂「聲有飛沈」，「和體抑揚」，沈約更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前有浮聲，後須切響」，皆平仄之說也。故古詩平仄自由，無有定式。至此而作者始知其關係詩情之重。迨唐人律體成立，

則於平仄聲之參錯排比更極謹嚴矣。惟平仄雖屬音性，而施於詩中則兼有數位之作用，故須合句調而觀之耳。律體詩之平仄有五律式，有七律式；五七律又有平步起式，有仄步起式。約舉其例如：

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句協	故人江海別，	巫山十二峯。
仄平仄仄平平—協	幾度隔山川。	皆在碧雲中。
仄平仄平平仄—句	乍見翻疑夢，	迴合雲藏月，
平平仄仄平—協	相悲各問年。	霏微雨帶風。
平仄平平仄仄—句	孤燈寒照雨，	猿聲寒過澗，
仄平仄仄平平—協	深竹暗浮煙。	樹色暮連空。
仄平仄平平仄—句	更有明朝恨，	愁向高唐去，
平平仄仄平—協	離杯惜共傳。（司空曙詩）	清秋見楚宮。（李端詩）

右平步起五律式。

格律	詩	詩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句協)	江路經廬阜，	虛室有秦箏。
平平仄仄平—協	松門入虎谿。	箏新月復清。
(仄平)平平仄仄—句	聞君尋寂樂，	絃多心委曲，
(平仄)仄仄平平—協	淸夜宿招提。	柱足語分明。
(平仄)仄平平仄—句	石鏡山精去，	曉怨凝繁手，
平平仄仄平—協	禪枝怖鴿棲。	春嬌入曼聲。
(仄平)平平仄仄—句	一燈如悟道，	近來唯此樂，
(平仄)仄仄平平—協	爲照客心迷。孟浩然詩	傳得美人情。王灣詩

右仄步起五律式。以上二式，如首句末用協，即屬平聲，則第三音必用仄以相應；但次式首句第三音既用仄以應平，則其第一音必用平方可調諧，否則即爲拗句。

格律	詩	詩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句協)	閒看秋水心無事，	迴風度雨渭城西，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卧對寒松手自栽。　細草新花踏作泥。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句　廬阜高僧留偶別，　秦女峯頭雲未盡，
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協　茅山道士寄書來。　胡公陂上日初低。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句　燕知社日辭巢去，　愁窺白髮羞微祿，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菊爲重陽冒雨開。　悔別青山憶舊谿。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句　淺薄將何稱獻納，　聞道輞川多勝事，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協　臨岐終日獨遲迴。皇甫冉詩　玉壺春水正堪攜。岑參詩

右平步起七律式：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句協　歲暮陰陽催短景。　明到衡山與洞庭。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協　天涯霜雪霽寒霄。　若爲秋月聽猿聲。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句　五更鼓角聲悲壯，　愁看北渚三湘遠，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三峽星河影動搖。　惡說南風五兩輕。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句　野哭幾家聞戰伐，　青草瘴時過夏口，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協　夷歌數處起漁樵。　白頭浪裏出湓城。
平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句　臥龍躍馬終黃土，　長沙不久留才子，
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協　人事音書漫寂寥。杜甫詩　賈誼何須弔屈平。王維詩

右仄步起七律式。以上二式，如首句末用協，卽屬平聲，則第五音必用仄以相應；但次式首句第五音既用仄以應平，則其第三音必用平方可調諧，否則卽爲拗句。

律體絕句之方式，乃就五律截取前半或後半或中間各四句以爲五絕；就七律截取前半或後半或中間各四句以爲七絕；排律之方式，乃就五七律後半式照疊一徧以至數徧數十徧以爲五七排。例可類推，不復舉。

律體詩中亦偶有微拗之句，如將以上諸式句中之後三音——平平仄改爲仄平仄，仄仄平改爲平仄平，有時可以通融；但過拗之句，如平步下仍接平步，

仄步下仍接仄步，後三音全平或全仄等，皆止可用之於古體詩而爲律體所忌。

律體之結構，蓋以二句爲一均，上句與下句相對各音步之平仄必互異，前均與後均相當各音步之平仄亦必互異；否則卽爲失粘而爲律體所忌。

至於詞曲句調分歧，平仄方式難以刻定。大致其步句之結構，多取律句之諸式而偶參拗式，各有定譜，作者遵之。例過繁，不具舉。

第四章　主觀之文體

文體爲修辭現象之歸趨，前已言之。主觀之文體，全係於作家之風格及興會，故爲自由而不定者。因作家心情思想各異，其爲文自難悉同。如人之言語舉動，或直或曲，或靜或躁，或雅或俗，或靈或蠢每不能齊。況文章以思想爲內容，以言語爲外形，有諸內必形諸外，自不能人人同一面目。歷來論文者，常分別其神理氣味，而斷爲屬於何派，是卽主觀之文體也。此項又可分作二面：一爲靜而常存；一爲動而時變。前者謂之風格；後者謂之興會。風格每係於作家之個性及修養；興會則隨作家一時之感觸及外緣。二者相資，而主觀之文體以成。批評文學者，亦多於此方著眼也。

(一)作家之風格——風格本乎作家之氣質；而氣質却視其人之修養。修養有異，故氣質自有偏勝。昔人所論陽剛陰柔，卽屬於風格也。風格有異，文之價值亦殊；卽讀者之賞會亦因而不同。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所

謂氣者，卽風格所表現也。

修辭上風格之種類，至難規定，以其爲物空洞而不可捉摸也。前人於此多爲區別，然有條理者甚少，亦以不能舉具體之方式與固定之範圍耳。惟劉勰析爲八體：一典雅，二遠奧，三精約，四顯附，五繁縟，六壯麗，七新奇，八輕靡；曾國藩亦稱文有八美：雄，直，怪，麗，茹，遠，潔，適。然皆就文章言之也。今但就文章以窺作家之氣質，區爲八類：

（甲）雄健——詩品云：「積健爲雄，」文之氣體，以此爲第一。利在理直氣壯，調響詞高，跌宕縱橫，浩瀚流轉。凡此作者，大抵胸襟闊大，精力彌滿，故令讀者覺其包羅萬有，氣象堂皇。文家如孟子，韓愈；詩家如李白，杜甫；詞家如蘇軾，辛棄疾，皆具雄健之美者。舉文，詩，詞例各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

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愈伯夷頌）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淸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靑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山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靑靑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靑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靑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夢遊天姥吟）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淸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旣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

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詞）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辛棄疾永遇樂北固亭懷古詞）

（乙）富麗——富麗體罕見於平敘文及論理文，惟辭賦及駢儷中為多；詩及歌詞曲中，時亦有之。大抵作者情思豐茂，才藻充溢，故能比事屬辭，令讀者覺其光彩耀目，不能逼盡。文家如枚乘，司馬相如，及六朝人之駢儷；詩家如李商隱，溫庭筠；詞家

如吳文英，周密等，皆數腴洗鍊，非書卷宏富，不易辦也。舉文，詩，詞例各二：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斜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鵾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核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枚乘七發）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跡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業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宏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

大予協樂；上庠施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穎蓋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淸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土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淸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垝，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騎，摇玉鸞，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旣而帝暉臨幰，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分藉，觴觶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靑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而筵稟和；闓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

詩發志則去譎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撩鉉驚火鳳，交扇拂天鵝。隱忍陽城笑，喧傳郢市歌。仙眉瓊作葉，佛髻鈿爲螺。五里無因霧，三秋只見河。月中供藥剩，海上得綃多。玉集胡沙割，犀留聖水磨。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騎襜侵韉卷，車帷約䋲鋋。傳書兩行雁，取酒一封駝。橋迥涼風壓，溝橫夕照和。待烏燕太子，駐馬魏東阿。想像鋪芳褥，依稀解醉羅。散時簾隔露，臥後幙生波。梯穩從攀桂，弓調任射莎。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李商隱鏡檻）

春草芊芊晴掃煙，宮城大錦紅殷鮮。海日初融照仙掌，淮王小隊纓鈴響。獵獵東風燄赤旗，畫神金甲葱籠網。鉦公步輦迎句芒，複道掃塵鸞彗長。豹尾竿前趙飛燕，柳風吹盡眉間黃。碧草含情杏花喜，上林鶯囀游絲起。寶馬搖環萬騎歸，恩光暗入簾櫳裏。（溫庭筠漢皇迎春曲）

花姥來時，帶天香國豔，羞掩名姝。日長半嬌半困，宿酒微蘇。沈香檻北，比人間風異煙殊。春恨重，盤雲墜髻，碧花翻吐瓊盂。　洛苑舊移仙譜，向吳娃深館，曾奉君娛。猩脣露紅未洗，客鬢霜鋪。蘭池泛璧，過西園重載雙壺。休漫道，花扶人醉，醉花却要人扶。（吳文英漢宮春芍藥詞）

覓梅花信息，擁吟袖，暮鞭寒。自放鶴人歸，月香水影，詩冷孤山。等閒。泮寒晛暖，看融成御水到人間。

瓦壠竹根更好，柳邊小駐遊鞍。琅玕半倚雲灣。孤棹晚，載詩還是醉魂醒處，畫橋第二，匳月初三。

東闌有人步玉，怪冰泥沁逕錦鴛班。還見晴波漲綠，謝池夢草相關。（周密木蘭花慢斷橋殘雪詞）

（丙）詭曲——文章有以不循常格而益美者，其氣格局勢，往往奔突奇崛，變化閃爍。韓昌黎自謂『怪怪奇奇，不可時施』者是也。莊子之文，時多詭曲，往往愈說愈遠，然其中之宗旨脈絡，總可尋索分明。大抵作者思想突兀，迥不猶人。然無大力者爲之，不免畫虎類狗。詩家如盧仝，詞家如劉過，遊戲之作，後人不宜學也。舉文例二，詩詞例各一：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胡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莊子秋水）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韓愈獲麟解）

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賜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肉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但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

淸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崖巔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便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二人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看縱橫二澗，東西水繞；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劉過沁園春雪中湖上欲詣稼軒未果詞）

（丁）正直——記事發論，利在直辭，即文具義，讀者可了。大抵作者思想通明，襟懷坦易，然不宜爲抒情之文。因情貴活脫，不適用方正之形式，或質直之思想也。文家如班固鼂錯等皆此體之善者。詩則宜於婉諷，過直則情感減損矣。惟白居易詩，意在老嫗都解，自謂「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較之雕琢字句者，質直已多；然亦參以別種風格，始爲佳詩。若僅以質直見，非所論於詩也。舉文例二，詩例一：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宜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漢書地理志）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

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應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南來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報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鼂錯論募民徙塞上疏）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悉太公；敍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撫孤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皆涕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白居易立碑）

（戊）沈鬱——文有以雄健爲美者，其利在吐；有以沈鬱爲美者，其利在吞。大抵作

者感懷身世，俯仰古今，情志鬱勃，若不可任，是爲一種沈鬱之心理；將此心理曲曲傳出，現於文字，是爲沈鬱體之文章。文家如屈原，賈誼，司馬遷；詩家如杜甫，孟郊；詞家如周邦彥，王沂孫等，皆是也。舉文詩詞例各二：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以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而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思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障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

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立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

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

谿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

是長年者？（杜甫玉華宮）

主人夜呻吟，皆入妻子心。遠客晝呻吟，徒爲蟲鳥音。妻子手中病，愁思不復深。僮僕手中病，憂危獨難任。丈夫久漂泊，神氣自然沈。況於滯疾中何人免噓噷。大海亦有涯，高山亦有岑。沈憂獨無極，塵淚互盈襟。（孟郊病客吟）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望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周邦彥西河金陵懷古詞）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窗過雨。怪瑤珮流空，玉箏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尚如許！ 銅仙鉛淚似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漫想薰風，柳絲千萬縷。（王沂孫齊天樂詠蟬詞）

(己)雋逸——雋逸者，如詩品所謂「落落欲往，矯矯不羣」是也。大抵作者必具超出凡近之氣概，而又以跌宕出之。文家如莊子，陶潛；詩家如鮑照，孟浩然；詞家如

陳與義，姜夔等，皆是也。又唐人小說中雋逸者亦不少。舉文，詩，詞例各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降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莊子天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悟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陶潛歸去來辭）

始見西南流，纖纖如玉鉤，末映西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乘辭風。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闋，金壺起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遙莫辨。漸至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楫屢迴轉。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金澗餌芝朮，石牀臥苔蘚。紛吾感耆舊，結纜事攀踐。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迴艫夕陽晚。（孟浩然登鹿門山）

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陳與義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詞）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

強攜手小喬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歸來問春何在惟有池塘自碧。(黃夔演黃柳客居合肥詞)

(庚)清新——昔人論文有曰:『芟蕪雜,去陳言』即清新也。鄙倍塵濁,卽不清矣;剿襲雷同,卽不新矣。大抵作者須聰敏過人,處境高曠,其文自爾鮮潔爽脆,讀之使人心暢神怡。文家如梁簡文帝,柳宗元;詩家如謝靈運,王維;詞家如秦觀,張炎等,皆是也。舉文,詩,詞例各二:

霧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杜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襟。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勖光彩。(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

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靑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柳宗元袁家渴記）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祿及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隔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謝靈運登永嘉池上樓）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探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淸流轉，忽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

人，花紅復來覲。（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纔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唱小秦箏。　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憑闌久，疎烟淡日，寂寞下蕪城。（秦觀滿庭芳詞）

記開簾送酒，隔水懸燈，款語梅邊。未了清游興，又飄然獨去，何處山川？淡風暗收榆莢，吹下沈郎錢。歎客裏光陰，消磨豔冶，都在樽前。　留連。佳人處，是鑑曲窺鶯，蘭沼圍泉。醉拂珊瑚樹，寫百年幽恨，分付蘭箋。故舊幾回歸夢，江雨夜涼船。縱忘却歸期，千山未必無杜鵑。（張炎憶舊遊詞）

（辛）平淡——文章最難以平淡見長，而平淡又非平庸及無味之謂，昔人云：『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此境誠不易到。大抵作者既不矜才使氣，又不取巧求工，惟於平淡無奇中生出至味，所以爲難也。文如論語，至淡而有味；歐陽修，曾鞏等亦時有此妙；詩家如陶潛，白居易，卽以平淡勝人，使實質不充，卽易流於庸淺，故古今擅此者鮮也。舉文例三，詩例二：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之一）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

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末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小有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味，欲辨已忘言。（陶潛飲酒）

每逢人靜慵多歎，不計程行困卽眠。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白居易華州西）

(二)作家之興會——文章固隨作家之氣質而異其風格；而作家爲事物所感觸而生之興會，尤爲文章本體所憑依。凡人心靈之動作，多屬事物發生之反應，故情感百變，文亦無常。譬如人逢春而愁，對月而歎，皆屬一時興會使然；使其人方値歡時，則春天可以嬉遊，月下可以暢飲，並非春定可愁，月定可歎也。是則臨時興會之變動，可以使文章異其神氣矣。關於此點，止能研究何種興會生何種文章；不暇問何種事物生何種興會。今但就文章以窺作家之興會，區爲四類：

(甲)樂觀——樂觀之文，必當作者興會發揚之時，故能使讀者生快感。其語趣多利用雅潔，音調多利用和平；其想彩多利用譬喻誇張，對偶詠歎；其風格多近於富麗，雋逸，清新。文如頌贊，詩如正雅，及一切模山範水之作，皆是也。此派因刺激性頗少，在在給人以恬適之感，故不易動人。然至情景眞至時，亦未嘗不足令人欣喜也。

舉文例三，詩詞例各二：

嘻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逸將逞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

昌唐，緊皖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凶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元結中興頌）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爽明敦察，滅跡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邈瓊輝，響和絕音。戀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薄采春蕨。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擧戾止，永言傷悲。天道造昧，負道是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熊羆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馘冕，陋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丘。媚茲常道，樂以忘憂。（陸雲榮啓期贊）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而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

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張衡歸田賦）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高霜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太守之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歐陽修醉翁亭記）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

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詩鹿鳴）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謝朓入朝曲）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王維積雨輞川莊作）

花市東風捲笑聲。柳溪人影亂於雲。梅花深處暗香聞。 露浥翠雲裘上月，燭搖紅錦帳前春。瑤臺有路漸無塵。（毛滂浣溪沙上元游靜林寺詞）

素飆颺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 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如玉斧，金甌千古無缺。（曾覿念奴嬌中秋應制詞）

（乙）悲觀——悲觀與樂觀相反。作者於此必有憂患，欲說爲難，不說又不能忍，故惟有本其悲感，發爲文章。其語趣音調多利用抑揚頓挫，以透發其悲感而喚起人

之同情;其想彩常利用譬喻,頓呼,複疊,設疑,詠歎;其風格多近於沈鬱。文如騷,章,哀祭,詩如變風,變雅,及一切傷時感逝之作,皆是也。此派易於求工,昔人所謂「窮苦之言易好」也。舉文,詩,詞例各二: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賈誼弔屈原賦)

二月三日,不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

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

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魏文帝與吳質書）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杜甫別房太尉墓）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魂，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蘇軾江城

（子紀夢詞）

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秋千外，芳草連天，誰遣風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緒？漫憶海門飛絮。亂鴉過斗轉城荒，不見來時試燈處。　春去。最誰苦？但箭雁沈邊，梁燕無主。杜鵑聲裏長門暮。想玉樹凋土。淚盤和露。咸陽送客屢回顧。斜日未能度。　春去。尙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愁賦。蘇隄盡日風和雨。歎神遊故國，花記前度。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劉辰翁蘭陵王丙子送春詞）

（丙）憤激——憤激者，人心抑鬱之情，觸事而發，形之於文，自有忿恚不平之概。其語趣音調，多利用富刺激性者，以喚起人之同情；其想彩常利用頓呼，倒裝，反語；其風格多近於雄健，間以沈鬱。文如彈檄，責讓之書牘，詩如變雅，及一切刺亂訐非之作，皆是也。此派頗難爲之得當，因辭氣不宜過激，過激則失調節，有妨文章之美，故也。舉文，詩，詞，例各二：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鬌，布忠告于丕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昏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邪甚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姑，刑

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人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郵祠圭玉羲牲。遂取吾邊城新郢及鄔，長親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師以逼吾邊境。將欲復其兇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𩍐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幾靈德賜，克利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秦詛楚文）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以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於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

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朱浮與彭寵書）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詩巷伯）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

子爲哀傷。（魏武帝薤露）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滿江紅詞）

（丁）詼諧——詼諧出於樂觀，而與樂觀有別，蓋諷刺之意寓諸文章也。其語趣多利用滑稽反性語音調多利用和諧與變化；其想彩常利用諷喻，擬人，誇張，問答，反語；其風格多近於詭曲。文如魯褒錢神論，王琳鯝表等；詩如俳體，及一切嘲戲諷誚之作，皆是也。此派最易動人情趣，然宜有分寸，不背文學美善之旨，否則過於流蕩矣。舉文例二，詩詞例各一：

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顧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

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末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宦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世，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處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致。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魯褒錢神論）

臣鉏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糝蒸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

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幸姬，非有意於綺羅；白鮹女兒，宜期心於珠翠。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鱉嚴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麾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篔動桂，紆餘佩櫂。輕瓢纔動，則樞槧如雲；纖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宛轉綠毫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勝屏營之至！謹到銅鐺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 池 沼 搢 紳，波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系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王琳鯝表）

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見雲溪友議

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幷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直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陳郁念奴嬌詠雪詞 譏賈似道）見錢塘遺事

第五章　客觀之文體

客觀之文體爲辭之本體現象，即思想言語之性別也。此等文體，不隨作者意向而自有其本體之種種現象，故前云爲必然而確實者。大抵屬於思想者，以事物之本體而分；屬於言語者，以文字之本體而分。事物不受國別之影響；文字卻隨國別文別爲轉移。作者惟應悉心體察事物之情理，而求發展思想；一面斟酌文字之意義，而求運用言語。此在修辭過程中固屬重要，而亦爲一切文章程度優劣所由關，即批評家亦大半據此立論也。此項可分二面：一屬內容，即思想之目的；一屬外形，即言語之特徵。思想如有不明，言語亦無所附。二者各能適用，而客觀之文體以成。

（一）思想之目的——由事物而生思想，傳之以言語而作爲文章，自必以其思想之目的爲主；而客觀之文體，即具於是焉。思想之目的既屬文體之內容，則凡爲文者當先明定思想之趨向，而察其適用何種文體。讀者自可推其文體之類別，而觀其思

想之內容。如思想無憑，文體不定，則幾無法爲文。故昔人論文章，多著重於體裁，而以「辨體」爲先務也。惟前人辨文體，有失之瑣碎重複者——如昭明文選及姚氏古文辭類纂之類，固不必墨守之。今但就思想之大別，區爲五類：

（甲）記敍——記敍爲文字最初之功用；以記敍爲文章，則史傳其正宗也。推及典志，遊記，碑誌，新聞，神話，寓言，小說，戲劇等，亦皆其類。其間又有平敍與修飾之別：平敍者，止求記載明白已足；修飾者，則重刻畫工夫，以期引人入勝。又有實寫與虛搆之別：實寫者，務在始末分明，條理不紊，詳略得宜，使讀者瞭如指掌；虛搆者，務在託意新頴，布置精密，描寫妙肖，使讀者恍如身歷。史傳，典志，遊記，碑誌，新聞，實寫者也；神話，寓言，小說，戲劇，虛搆者也。實寫之記敍，雖亦間有修飾；然不過布置求妥，語句求眞而已。至虛搆者，則積極求其美善動人，斷非平敍所能至；縱有時依傍事實，亦不過採取其最精之一部，而加以多量裝點而已。舉實寫例三，虛搆例二：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

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周禮大司寇）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

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稺，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稺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稺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後漢書徐稺傳）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

請以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對，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者？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通鑑梁紀）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處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

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莊子達生）

弘農楊眞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眞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夜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窗隱聞；眞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款曲。」眞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芬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眞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眞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憤然而去。眞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迷，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覩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博異志）

（乙）議論——議論即「能辯術」本來之功用，最初修辭之目的，卽用於此種文章。議論不能離事而發，大抵不外論人，論事，論理諸端；總以見之眞確，言之透徹爲主。其間修飾之功，重於平敘；以其務使讀者明白了解而深切領會也。普通之議論

文，對淺近事理而發爲之尙易；若高深複雜之事理，則必整理思想，選擇言語，以求適應。苟遇兩人互辯，各執是非，雖欲勝人，却難奪理。其間得失，最宜愼之。舉議論例二，

二互辯例一：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玆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鎭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槪；或疵物以激其淸。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

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後漢書逸民傳論）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孟子）

（丙）講釋——講釋與議論異；議論有是有非，可臧可否；講釋則僅有一是，以達爲主。如爾雅，經說，講義，說明等，不外釋名物，析義理，皆重平叙，不貴修飾；其大半工夫，惟用以整理思想耳，亦偶有說理用修飾者——如易文言，文心雕龍——則可屬之議論，而非講釋之正體。故積極之修辭，幾不適用於講釋也。舉釋名物例三，析義理例二：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

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爾雅釋親宗族節）

衣者，隱也；裳者，障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名爲衣何？上隱下也。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所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曰：「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白虎通釋衣）

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爲十母：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爲十二子：六陽爲律；六陰爲呂。一曰黃鐘，元間大呂；二曰太簇，二間夾鐘；三曰姑洗，三間仲呂；四曰蕤賓，四間林

鐘；五曰夷則，五間南呂；六曰無射，六間應鐘：此陰陽聲律之名也。（張炎詞源釋聲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毛詩序）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皐陶前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事事都圓備了。若知人安民不在其中，不足以修身治國；至此又從而再舉知人安民，似者贅辭，蓋知人安民事大體重，乃修身中綱目大者。皐陶獨拈出說，教禹於修身中先從其大而致力。譬如學問之道，精粗本末俱在於學；然致知格物之學，又學問中之最大者，學者當自此入頭。人君之爲天下，惟知人安民最大，不逐件說，安得而知？此乃修身下工夫處。（呂祖謙書說）

（丁）告語——告語卽書牘體，或含議論，或參記敘。所異於議論記敘者，則以有相對之讀者耳。其間一對一者，如函牘；一對衆者，如演說，命令，檄文，通電；衆對一者，如民衆上書；衆對衆者，如團體宣言。此類文以勸說動人意志爲主，而亦有抒寫感情者。此外如贈序爲對朋友勗勉之告語，偏重說勸；祭文爲對死者表哀之告語，偏重抒情。爲體百變，而要不可無修飾之功。舉勸說例四，抒情例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

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衆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李斯諫逐客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斷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鄭玄戒子書）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衆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諸葛亮與羣下敎）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送董邵南序）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

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戊）歌詠——歌詠即詩賦詞曲之屬，純以感情爲主。對內重在使意識結體，而定

注意焦點；對外重在使意識實現，以圖刺激感情。故內容外形之修辭，均臻積極。如培養情趣，研鍊思想，爲內容之修辭工夫；鍛鍊語句，斟酌音調，爲外形之修辭工夫。世或以詩歌既重在情思，即不必顧及句調；且謂「詩乃寫成而非作成者」不知僅重情思而忽句調，則止有內容之修辭而遺外形，必失去大部分之修辭功效。至於顧及句調，是否有妨於表情？仰有助於表情？則純屬藝術上巧拙問題矣。如詩賦詞曲，不外發情興，賦景物，而要以情思爲本，句調爲華。離卻情思，固無以爲歌詠；離卻句調，亦不能充分發抒其情思。蓋相得益彰也。舉情興景物例各四：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武帝短歌行）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儔。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

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王粲登樓賦）

記愁橫淺黛，淚洗紅鉛，門掩秋宵。墜葉驚離思，聽寒螿夜泣，亂雨瀟瀟。鳳釵半脫雲鬢，窗影燭光搖。漸暗竹敲涼，疏螢照晚，兩地魂銷。　迢迢。問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鑣。也擬臨朱戶，歎因郎憔悴，羞見郎招。舊巢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但滿眼驚塵，東風竟日吹露桃。（周邦彥憶舊遊詞）

賦河梁，渺渺予懷。今日陽湖，明日秦淮。鵬翼風雲，龍門波浪，馬足塵埃。寬洗淨，胸中四海；便飛騰，天上三臺。休等書齋。梅子花開。人在江南，先寄詩來。（徐再思折桂令餞子雲赴都小令）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照耀黃紫徒爲叢。鷓鴣鉤輈猿叫歇，杳杳深谷攢青楓。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胡爲忽惆悵？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韓愈杏花）

瀰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豆剖而瓜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鬥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

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鮑照蕪城賦）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姜夔揚州慢詞）

笙歌蘇小樓前路，楊柳尚青青。畫船來往，總相宜處，濃淡陰晴。　杖藜閒暇，孤墳梅影，半嶺松聲。老猿留坐，白雲洞口，紅葉山亭。（張可久八月圓秋日湖上小令）

（二）言語之特徵——文體之屬於思想者，不專限於國別；其屬於言語者，則各以其國語之特性而殊。所謂言語之特徵者，乃由各國語文之習用間分出之各種文體也。此種文體，各國不能盡同。今但就中國文之習慣，區爲四類：

（甲）散體——散體文爲一切文體之根本。所以稱散體者，對於其他有組織之文——如駢體，韻文——而言也。凡記敘，議論，講解，告語諸文，皆利用散體。因其於思想之整理與表現，極能自由，而易於明瞭也。故學文者當先從散文入手。散文能佳，

方可進求他體。若散文條理不清，措辭失當，他體必更亂雜無章矣。蓋文本乎理，理明則辭可達。譬之彩色，縱有炫人之美，要必附記於潔淨之素紙，方可呈露其鮮妍。古文家提倡義法，亦植本之計也。舉古近散文例各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鋤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

實或見怨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乙）駢體—— 駢體之特性爲對偶，而佐以音調之變化，統一，用以生出種種形式美及情趣。前論布置法中之對偶法及音調中之奇偶法，已略言其原理。大抵思想之發展，每由單而增爲複，又加以情趣之融貫，故由散而化爲齊。思想既複，則利用對偶之布置以便分疏；情趣既融，則利用音調之諧和以資調節。故駢體文之佳者，不徒在言語彩色之堆砌塗飾，並可增加讀者之會得，刺激讀者之感情。若夫僅拘

形式，過事彫飾，而不求理解者，則不善作之過也。至其句讀之四六相對，乃適用音數律與形式美之統一原理；四六相間，乃適用形式美之變化原理；平仄相對相間，乃適用音性律音位律與形式美之變化原理。近有病其束縛自由而主張廢去者，不知此種文體構成之原理，在修辭上誠有不可抹搬者，終不得而廢也。舉古近駢文例各一：

璩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馳御僕，宜命周求。陽臺喩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追維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淸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應璩與滿公琰書）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嫺，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倘分行幰，冀迥陌之難迴。廣攆金屛，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烟。淚滴芳衾，錦花常濕；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爲勞。九重千日，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舞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若夫龍津宴喜，地切登仙；鳳闕玄虛，門稱好事。亦有登山臨水，長想巨源；明月秋風，每思玄度。未有能星馳一介，留美跡於芳亭；雲委八行，抒勞思於彩筆。遂令啟瑤緘者，攀勝集而長懷；披瓊翰者，仰高筵而不暇。王子猷之獨興，不覺浮舟；嵇叔夜之相知，欣然命駕。琴樽重賞，始詣臨邛；口腹良遊，未辭安邑。乃知兩鄉投分，林泉可讓袂而遊；千里同心，烟霞可傳檄而定。友人河南宇文嶠清虛君子，中山郎餘令風流名士，或三秋意契，闢林院而開襟；或一面新交，敍風雲而倒屣。彭澤陶潛之菊，影泛仙樽；河陽潘岳之花，光懸妙理。巖巖思壁，家藏虹岫之珍；衆淼言河，各控驪泉之寶。偶同金碧，暫照詞場；已歎英靈，潛光翰苑。亹亹焉，蕭蕭焉，信天下之奇託也。於時白藏開序，青女御律。金風高而

林野勵；秋露下而江山靜。琴亭酒榭，磊落乘烟；竹徑松扉，參差向月。魚鱗積磴，還昇蘭桂之峯；鶯翼分橋，卽映芙蓉之水。亦有紅蘋綠荇，亙渚連翹；玉帶瑤華，分楹間植。池簾夕敞，香牽十步之風；軸幌宵褰，氣製三危之露。縱沖襟於俗表，留逸契於人間。東山之賞在焉，南澗之情不遠。夫以中牟馴雉，猶嬰觸網之悲；單父歌魚，罕繼鳴琴之趣。俾夫一同詩酒，不挽於牽絲；千載巖溪，無慚於景燭云爾。

（王勃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丙）韻文——韻文之特性爲用韻。前論口調項下之諧疊法，及律格項下之韻協法，已言其概。韻之作用，乃以相類之音，間隔安置，假音樂之情趣，而引讀者之同情。在歌詠體中，最爲要素；其他文體如箴銘頌誄等，亦多用韻者，皆以切於情也。故詩文之韻，每藉以調節感情，轉換語氣；使讀者至有韻處，卽覺稍得休息而情可一舒。韻寬則情勢從容；韻密則情勢迫切。韻轉則情轉；轉急則情急。試取前人有韻之作悉心讀之，自可領會其味。詩賦詞曲例見前舉箴銘頌誄例各一：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尙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

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福順，常與吉人。（裴子野女史箴）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張載劍閣銘）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於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史岑出師頌）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

使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淸酌。候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玆。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旣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陶潛自祭文）

（丁）語體——語體卽以口語爲文，宋儒語錄及元明以來小說戲曲多用之。其用較之文言爲廣；且發表之能力亦較文言爲強。語體之所以行，固由社會多數習用之故，使人領會較易；又以直用口語，故描摹人之口吻可以畢肖。但此等口語，宜以中上社會所流行者爲標準。至其所以異於文言之處，自在文法上之習慣；而文法上之差異，則不在實字而在介連助歎諸虛字。至於習語之運用，亦爲文言口語之

大分。特近今語體盛行，用以表一切思想及感情，作者雲起；此種習語，有日以接近之勢，可因以謀口語程度之提高。惟今之提倡語體者，多詆文言爲死朽，致令文言語體之爭，爲文學界之一問題。實則二者各有功用，未可偏廢。文言之長在簡盡；語體之長在詳明。用語體以說高深之理，不期而近於文言；用文言以寫通俗之情，亦不覺而似乎語體。苟能教育普及，使識字之人日多；又能提高口語，使俚俗之語漸少，則文語之界，必有泯去之一日。所留而不化者，僅太古之語法，已廢之古訓，各地之方言，及市井之俚語耳。然則談文者正不必斷斷於二者之爭也。舉語錄，小說，戲曲，近人文例各一：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日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肯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四端纔見，又被物欲汩沒了。（朱熹語錄）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偸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託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壻；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

孝順，常把些銀子與他做本錢……（水滸傳）

（淨）那時候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敲板唱弋陽腔介）俺樵夫呵，「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駐馬聽」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沈醉東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沽美酒」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賸一樹柳灣腰。「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哰哰。無非是枯井頹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讌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靑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皇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眞，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

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孔尙任桃花扇餘韻哀江南曲）

……你想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孝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就是文學美術各方面；我們又何嘗讓人？一部評本的李太白集，開他們無限思想；一幅王石谷的畫到倫敦畫苑，新派風景畫就開拓出來了。國中那些老輩故見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沈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須知凡一種思想都是拿他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他所生的條件，因爲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說了許多貴族性的倫理，在今日誠然不適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圖說「奴隸制度要保存，」難道因此就把柏拉圖抹殺嗎？明白這一點，那麼研究中國舊學，就可以得著公平的判斷，去取不至謬誤了……（梁啓超歐遊心影錄十三）

餘論

修辭之理論方法既已畢舉，尙有一語爲學者正告者曰：「修辭學止能爲讀書作文之助；不能謂曾學修辭學者皆可爲文豪。」此猶學論理者，不能皆成爲雄辯家也。進一步言：修辭學已漸從藝術（Art）方面，傾向於科學（Science）方面。科學但求說明理論；藝術則賴各人熟練之結果。語云：「文入妙來無過熟，」又云：「熟則生巧，」其言雖淺，實不可易。熟練之法，不外多讀多作。多讀非謂泛覽，蓋必翫味；多作非謂濫作，蓋必精思。昔人論讀書之法，則曰「好學深思，」論作文之法，則曰「意在筆先，」其理當深悟焉。學者讀書誠能虛衷好問，剖析精微，衡以修辭理論，則領悟自可較敏；否則雖平淺之文，尙不能窺其所以，況深造乎？作文誠能儲理富情，善爲驅使，參以修辭方法，則出言自能有章；否則雖日用之言，尙不能暢發己意，況操觚乎？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學者儻悉心以體察之，勤求以熟練之，庶幾得文章之秘鑰乎！

述本論竟。